



眞  
繫

ル 5  
3254  
29



3254  
29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藝文十三册

陳沆 知府石屏人雍正甲辰進士

滇海集序 送叔介甯赴任劍川序 贈胡浩然副府序

夏冕 教授昆明人雍正丁未進士

三烈紀序 送鞏學使復命詩圖序 送同寅馬學博

致仕序

趙純 教授趙州人雍正丁未進士

真定九之十三

藝文目錄

昭  
六  
年  
曆  
示

快遊草後序

傅為訖

陳宗五遺集序

平苗紀略序

陳鶴山詩序

文清要

語序

羅元琦

知縣石屏人乾隆戊午舉人

張宜軒詩序

李因培

福建巡撫晉甯人乾隆乙丑會魁

羅青堂制藝序

周於禮

送江葑舫序

送勉序

劉恬

建水人乾隆辛未進士

膠州張氏族譜序

尹均

內閣典籍蒙自人乾隆甲戌進士

阿迷伍公崇祀鄉賢序

錢禮

通政司副使昆明人乾隆辛卯進士

聖蹟圖重刊序

夏綱菴詩集序

涂二餘靜宵紀事詩

序

孫鶴齋重宴鹿鳴序

常熟趙氏復兕觥序

倪蛻

昆明人布衣

真警

八之十三

藝文目錄

二

凌牧事梅花百咏序 二十四孝圖詩序 讀書記序

甘忠果公傳後序

李根雲 饒九道趙州人康熙戊戌進士

袁母節壽序

劉 範 大和人布衣

小像自贊序

楊履寬 太和人乾隆甲午舉人

草堂集序 張鶴亭美人詩序

徐昭受 晉甯人廩生

會澤楊氏族譜序

劉大紳 武定同知甯州人乾隆壬辰進士

泛舟吟摘鈔序

王 藩 武鄉知縣浪穹人嘉慶己未進士

朝天集序

文鍾運 昆明人乾隆丙午舉人保舉知縣

朝天集序

袁文揆 永昌人乾隆丁酉拔貢甘肅縣丞

金華山樵詩集序

滇

卷之十三

藝文目錄

三

趙士麟

陳翼聖詩集序 刁仲熊梅花詩序 劉彥敦詩序 陳

素菴文集序 張蓼懷文集序 管希洛時藝序 馬季

野文集序 楊正宸詩文序 陳太孺人旌節序 朱太

孺人節孝序 李太夫人壽序 雷哲菴壽序 李太翁

壽序

蘇槐 趙州人乾隆丁酉拔貢

課餘隨錄序

彭翥 瓊州同知蒙化人乾隆庚寅舉人

課餘隨錄序

萬本齡 昆明人候補理問

一二餘堂藤花詩序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陳沆吳復古滇海集序

前明南渡末江南士大夫所在連兵據城邑固守如金正希吳次尾夏彝仲皆起草野號召忠義一時應者甚衆而劫燼灰殘卒殉以死海內至今宗仰擬於陸君實文履善一流可謂烈矣子髫年誦諸家制義卽悚然想見其人旣不及從之遊又道遠不獲與其子若孫接以是知之不盡言之不詳往往以爲恨癸未冬於學使孫師署得識吳子復古問其家世則次尾先生孫

也子固已驚喜過望而復古亦顧予特厚時時相與促膝劇談不少間而復古爲人聰明奇警無書不讀酒酣燭跋語及乃祖起兵時事與其先世交遊歷落動人所爲詩豪宕感激有祖風予與偕歷迤東西二千餘里車敝馬煩或入署輒思偃息而復古詩思愈壯據案呼咤越數日必成帙予觀昔之遊滇者以詩著名莫如用修楊氏其於滇中風土物產言之鑿鑿而近世則推禹峯方伯爲雄霸復古詩披奇抉奧得之目及而鑱刻矯變如鑄鼎象物一一酷肖至於鑿石淘金與夫鹽鐵諸利病言之有餘痛焉有用修之淹博而兼以禹峯之奇崛則卽以復古詩

當滇考可也復古取其自京師抵滇之作合爲一集令吾友王子疇五與予序其首予於詩無所知讀復古作嘆眉山劔南之遺風未亡又喜次尾先生文章氣節之流行於子孫者未艾也故不辭而序之以復於復古焉

復古過永平縣云衣寬綠蓋瘦金盡尚淘沙點蒼石云平泉酒未醒點蒼骨已碎誰云片石娛不敵千夫耒次白厓云羣蠻火急爭鹽事旅客星馳覓酒兵滇南民困云索窮石室金銀氣徵盡黃童黑白鹽亦知蹈地成租稅無那貧民病莫矜未必黃金真似土也知白雪定非鹽多恐君王不忍見可知

隅向突無黔真有如存庵所云言之有餘痛者

陳沆送叔甯介赴任劍川學博序

學校之官古之所謂以道得民者其位卑其祿薄世俗指爲冷官然所職掌乃文學道義之事自垂白之叟及未冠後生一隸於學咸奉約束惟謹使師道果立有以變躍冶之習成德達材俾備天下之用則其效比於循良吏而功且倍之故君子始仕有不願爲牧令願爲學博者非惡苑而集楛又非果不嫻於刑名錢穀之務爲養安計也盡心職掌則微負不爲負慚而以文學道義興起人才則儒者之任雖封疆大吏亦加優禮不致與丞

尉冗雜同趨走其爲尊且重自在也予叔甯介學富而才膽詭其品第宜爲清華之選以甲午鄉榜需次縣尹使循例就職當早遷擢乃以毛義捧檄之義呈請改教淹滯二十餘年始得鶴慶之劍川劍川近麗江之中甸於西迤號邊遠文風未振科第無聞以予叔之文學臨之宜若有不慊然者然於劍川之士子則可謂得師矣昔宋胡翼之教授湖州有經義治事之條一時多所成就後當事者聞於朝以其法上之成均頒爲條式從其游者率爲文人禮部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居四五以此稱爲太學盛事劍川雖樸陋然鬱極而通必有起而開風會之先者今



子叔適爲之師出其胸中所有與諸生朝夕研究甯出翼之下從此舉於鄉升於禮部濟濟人才之盛何遽不半在劍川哉州牧高守村江右名家沆之故交其才學意氣遠踰尋常聞數年來政事之暇勤勤懇懇所以扶植人士厚矣有良牧爲之作育又有名師爲之楷模有不奮然而興起者乎予並爲劍士慶也

中云科第無聞文風未振存菴殆疏于考索也當明之季楊棟朝段高選陳奇猷皆矯矯不羣段以巴縣令合門殉藺賊之難贈光祿卿賜祭葬詔建特祠以祀之陳官御史屢上封事至楊夢滄則與忠烈公同擊魏忠賢疏載兩朝從信錄他

以甲科仕京師者亦有其人卽至 本朝如趙璉美何濬段繹祖段論文章政蹟均有可傳予亦秉鐸劍湖六年每愛其湖山清美人物翹秀所苦者貧耳若少餘貲蓄而又有入焉以振作之何頓出吾趙州與石屏下哉嘉慶丁卯八月不雨者將四十日民情惶惑予以勘旱宿土岡寺甘霖徹夜破曉書此似坐望雲草堂看金華山雲起如絮時恨不與諸同學共證之師範記

陳沆贈胡浩然副府序

忠義慷慨之士以身許國能保戰之常勝哉將受命則忘其家

援枹鼓則忘其身奚暇計利害然其忠誠奮發勢孤而氣不懼  
冒險乘危以鬪方張之寇則天地神祇若陰來助之以予所見  
胡君浩然之平賊未嘗不感激嘆羨也君先任開化守備雍正  
十年八月吾屏猥賊謀亂寶秀汛兵失律主兵者狼狽奔城賊  
乘虛焚掠村寨漸逼郊關火照城之西南隅奸細潛入勢洶洶  
欲潰州侯羽書告急檄調三營會勦君汛地於屏最遠獨兼程  
馳救越日暮夜抵東郊州侯要君止城中君以賊逼近義不可  
息是夜掩旗鼓潛伺賊壘約在城汛兵左右犄角爲兩面夾攻  
之計會清曉君率兵搗賊營賊敗不支而汛兵聞炮聲始出城

觀望拾賊資君所部三百餘人不足包賊前後以故賊得少竄  
未全擒誠然如霆擊電掃而已驚潰奔北君勦逐略盡還軍駐  
近郊山村焚劫之餘黎得仗軍威收遺燼以自保君又號令嚴  
肅秋毫不擾籍賊所擄悉還民民愈給足遂尾賊深入復連勝  
進營菲龍散賊粟以賑難民招回附賊山寨十餘處自是賊氛  
漸熄而闔州四境安堵矣君起身行伍方其提孤軍與死寇逐  
角目張眦裂視賊欲吞人以爲暗鳴叱咤之雄及乎功成奏凱  
則又循循退讓毫無矜氣後君從思茅旋師過屏所經村墟城  
市焚香頂接縉紳士民無老少皆向馬頭羅拜君亦下馬環

衆拜深自遜抑一切羊酒饋獻辭不受乃知君有學問氣識高遠非介胄中武幹自雄者比也君尤善拊循士卒子聞其在行間解衣推食與下同辛苦所食俸不足分贍往往稱貸給人無吝色視霍驃騎後車餘梁肉而士有饑色者相去何如哉大府以臨郡彝民甫定借君鎮之特調臨鎮中營兼攝遊府君日督其標下校技角力示威也其用意遠矣子初未曾識君君既平賊偕衆往謝聞君談論悚然異之而君亦相視莫逆遂訂知己子觀君智深勇沉善能以少擊衆行且仗鉞專師爲天子銘功絕漠與麟閣勳臣垂聲千載區區土賊之平不足爲君道顧

危在旦夕使君如他將退縮不前賊黨愈增勢且燎原不可撲滅然則君不朽之烈此亦其顯著者固不得而略也因書以贈君君豈以予爲管窺也乎

夏冕三烈紀序

悲夫古今之所傳節義者何不幸遭時之窮也然非時之窮則節義安能顯余讀列女傳諸書未嘗不嘆巾幗中存天地之浩氣培國家之廉恥秉家庭之禮教如是其重且大也况當鼎革之秋變出倉猝忍須臾活卽至身辱行敗玷及綱常苟非見之明決之素未有能視死如生者余外姑祖母王氏

四川兵備道王凝命之妹

歸化縣貢生

及子婦王氏

昆明庠生王永命女

兄子婦趙氏

王永

命子駟

皆秉性貞烈當流寇入滇大肆荼毒姑媳相依避匿猝

遇賊以智給之而相攜抱子投水以死慨然不有其身並不愛其子若孫夫亦念死生事輕而綱常之所關者重也故當其投水之際老幼六人間者見者莫不酸心慘目且有憐其幼小之無知而相攜以死為詬病者不知不如是則不足以全身身不全雖有子於綱常安在而後知三母以身負綱常與戀子以求生不若與子俱死也嗚呼苦矣滄桑疊變數十年來幾幾泯沒無聞歲辛卯適昆邑段學師有續補郡志之舉余奉先慈命請

於父師具呈入郡志均曰是不可以不表揚也夫三母之貞烈豈因表揚而始著然當明運將終即衣冠之士且有覲顏屈膝身名俱敗而弗顧者况在婦道而一門三烈不約而同則豈非天地浩然之氣賴之常存國家廉恥之風賴之不墜而家庭禮義之教於茲益顯也哉余故手錄其實行俾採風者得有所徵又使後之人捧而讀之克自奮勉無負先烈是則予先慈之志而亦予小子之志也夫

夏冕送鞏學使復命詩圖序

滇為西南奧區山川之明秀鍾為人才頻年沐浴 聖化文風

幾將中州歲戊申我 皇上御極之六年令各直省學臣開拔  
萃科欲得有守有爲有猷之士時侍讀鞏先生視學吾滇歲科  
兩試正文體拔孤寒絕苞苴斥干瀆從前士習蒸然一變尤於  
選拔加嚴循名核實兼文行之優者得士五十有三以獻之  
天子夫學使職司得人豈以是爲先生奇獨難其夙夜寅清不  
立異以干名不苟容以悅衆而丁甯周至一本嚴氣正性以出  
之復 命之日行李蕭然諸士念無以報先生各繪山川之勝  
爲圖作詩送行夫古人之懷人也往往借物言情因境見志若  
秦風於伊人托之蒹葭白露一則曰在水一方再則曰宛在中

央而溯洞從之溯游從之其流連慨慕不覺言之長而意之遠  
也今先生秦之望也諸士不忘先生當於山瞻華嶽終南之峻  
於水望清渭黃河之遙如茲一邱一壑奚足當先生顧盼而不  
知先生精神畢聚所拳拳不能暫釋者惟此數十士而此數十  
士又南中清淑所萃皆羅而致之則先生已罄南中之山川而  
攜之几席也斯圖之爲先生作宜矣而未已也諸士將從先生  
爲萬里遊升太學之堂講理學經濟之原相與勉爲有守有爲  
有猷以膺 景運而佐 休明先生乃按圖而嘉之此余某郡  
某邑所拔尤而升者今得藉手仰答 聖天子旁求俊乂至意

而後於先生無負也斯乃所以報先生也抑山川且爲輝耀云  
夏冕送同寅馬學博致仕序

物各有味而知者絕少麴蘖味之甘者也用之足以戕生連槩  
味之苦者也用之足以清心人未有不甘麴蘖而苦連槩者仕  
宦人世之麴蘖也甘之而得喪分於瞬息恬退人世之連槩也  
苦之而優游可以永年此可爲知味者道耳予同官馬君路賅  
人高才夙學甫十歲補弟子員二十五歲食餼於庠閱二十  
年而鄉貢又二十三年乃分訓臨安夫廣文一命耳乃得則忻  
忻失則戚戚推之而老而病汲汲於升斗之祿甚之屏斥勒休

猶瞻顧咨嗟恨不與此生同盡者世情大抵然而亦無怪其  
然何者廣文又麴蘖餘味也先生曰我知之矣與爲麴蘖母甯  
連槩也視任二載請休焉庠士留之縉紳先生留之同官留之  
郡守亦留之留之不克作爲詩歌以送之噫非先生教澤之深  
識見之遠品行之潔烏能動人如是哉先生行矣從此翛然世  
外心跡雙清德年並永知必杖履優游登臨不輟倘言念故人  
攜此卷於松風水月間流連展玩賡韻敲詩將煥嶺瀘江宛然  
在目其趣味爲何如也以視夫卿相之榮得喪瞬息求爲先生  
而不可得者其趣味更爲何如也則連槩真勝於麴蘖也

趙純時佛山先生快遊集後序

遊可易言快也哉無論醯雞并蛙輩不足與言遊卽諸宦行商蹤蹟幾遍海內而詢其所經宛若無覩此無他中無可遊之具行無紀遊之筆斯靜不能與天遊者動不能與化遊宜乎司馬子長之絕倫而難繼也吾師佛山先生性超情逸好游而游必有詩良由其讀書時如入名山大川通都巨邑及其登臨覽勝恆如溫故而知新也當爲諸生時卽以仙槎名草遊順雲遊直蘭遊响町諸山鄉薦後由黔楚歷兩河抵幽燕旣落第借訪親故走汴梁越江甯蘇杭常鎮泛九江旋從王學使衡文三楚又

閱歷武昌荆襄長沙諸郡而後歸凡騷人學士所想望而不得至者如西湖洞庭赤壁黃鶴岳陽諸勝蹟莫不從容收覽觴而咏之雖驢背霜天蓬窗雪夜弗輟也歸而息心教子養性存真者數年詩文一變而至道康熙庚寅復有川東分巡陳公之聘益快然攜季嗣由交水經威甯節昭通永甯內江而至成都訪浣花堂復由合江過眉州嘉定敘州又得詩千餘頁全前作錄之成帙各手敘之而先生亦閣筆江天長辭人世矣憶純自己卯始受業於鳳山書院有傳衣之目後遂與嗣君麟川鳳川先後捷南宮而公車兩上薄宦三遷遙溯師之風徽得詩亦數千

首顧遊歷之不逮遠甚則詩才之超邁敏捷真遜謝不敏又可  
知但以詩教道脉倡自吾師而純幸得步其後塵悟其宗旨則  
瓣香有在亦庶幾不負期許續承之意而可與語遊即可與語  
道也今老矣嗣君持全集索序於純展卷之際復覩鬚眉如聞  
警歎不啻追隨臥遊焉其爲快之淺深可想而知矣姑述數語  
於後

佛山姓時名亮工康熙己卯舉人所爲詩共十二冊乃其手  
書者字學聖教序予見之余雲村明府處 先祖從授業亦  
錄其與醉夢僧唱和七律數十首在素人弟篋中素人旣歿

未知尚存否著籍弟子十許人趙公 其一也子遠餘皆進

士丁卯嘉平記於望江縣之考棚中

傳爲訖陳宗五遺集序

吾故友武陵陳宗五才人也亦君子人也人知宗五爲才人不  
知宗五爲君子人卽知宗五爲君子人不知其所以爲君子之  
實若知其所以爲君子之實則知宗五之才非若王楊盧駱輩  
之但以才見也知宗五不若王楊盧駱之但以才見則知宗五  
之詩之文之有見於道而爲君子之詩之文不但爲才人之詩  
之文也夫詩文之有見於道者晉則淵明唐則韓杜宋則歐曾



雖見道之分數不同而諸子之詩之文之可傳於今則同也宗五有見於道則詩文之與諸子可傳於後無疑也宗五於學無所不窺而才足以濟之於人無所臧否而是非邪正之間渾然不露亦犁然不淆官翰林時王公大人同館諸名士及四方來京師者耳宗五之名咸樂與之遊宗五視之淡如也故人亦不得窺其涯涘惜乎宗五遭太夫人艱而痛哭以至於歿宗五之死於孝也如此宗五之至性至情遠過於人也如此予交宗五十年相契獨深才學不逮宗五何能知宗五之詩之文今勉從季弟長鈞之請而序宗五之詩之文則如莊周所云不知乃真

知知乃不知也宗五之詩源出離騷參以子建之雄昌谷之奇不苟爲炳炳烺烺文則力追昌黎而不襲其貌平處造險險處故平下筆灑灑千言不加點竄要皆不戾於道焉嗟乎宗五本孝弟之衷性情之摯才氣之博經術之深發而爲言則詩文皆其精華非如楊子雲所云繡鞞悅而忘性命之源也惜不得竟其用而嘔血以死也予嘗謂人物與山川相爲表裏荆楚雄視六合山厚水深其博大幽遠險峻之概罕有其比若九嶷三湘洞庭衡嶽岳陽巴陵以至德山朗水桃源諸勝皆在湖以南杜於皇所謂鬱積憤盈勢必代生一才焉可與昔之人比者惟宗

五足當之使天假之年則其樹立者自別有在不僅區區詩文  
傳世而已讀宗五詩文者要當賞其見道而爲立言之君子勿  
但以才人目我宗五可也因序

宗五名長鎮戊辰會魁館選後旋卒與郭昆甫峻張紫峴九  
鉞皆楚南奇才副憲素以古文自命此作于八家尤爲得神  
傳爲貯平苗紀略序

天欲平治天下則必生經綸雷雨之才撥亂底定俾又萬邦如  
舜之五臣湯之伊尹仲虺周之十人漢之三傑二十八將唐之  
二十四功臣是也天欲開關邊疆則必生文武才略之人坐言

起行發蹤指示龍驤麟振厥有成績紀於太常如 國朝之鄂  
相國張中丞是也當是時 憲皇帝勵精圖治功宏煉石業壯  
斷鼇相國總制滇黔粵三省中丞公爲鎮遠郡守相國有意戡  
定九股清江苗疆獨決於中丞公之一言遂以其事屬中丞公  
而中丞公毅然擔荷歷九死而不移其自任以苗疆之重如此  
觀其提兵深入神機妙合勦撫並用戰守符法歷有六載仁恩  
洽於異種威聲振乎殊俗至今三十餘年佩刀雕齒之徒靡不  
安生而樂化戶誦而家絃與中國編民等而古州遂爲黔中重  
鎮要非定識與定力兼到孰能與於斯乎計其地則歸款者七

十餘寨開疆者三千餘里計其官則文武協力襄事者五十餘員計其軍則漢土官兵二萬餘人計其戰則大小二十餘次官之陣亡則三十餘人兵亦十之一二莫危于九股建城之役時逆苗數萬攻圍絕我糧道卒能因糧於敵奮力取勝卽田單破燕復七十餘城之功也又莫危於撤營就糧之議搖惑軍心公持匕首誓必死卒能全軍破敵卽李臨淮納刀靴中之勇也又莫危於烏孟井底之截樵路而勝算出奇軻秦幽嘉卽淮陰侯破趙會食之計也最後蓮花地一戰氣吞有苗風雲變色哈提軍率子弟先登將士用命縱有狂梁之獸跋扈之魚俱入阱陷

吾所謂有角皆崩無心不馴濯瘴煦寒爰定九股厥功偉矣昔光武遺書耿弇曰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中丞公之謂與今復命將西征天戈所指元惡授首闢荒二萬餘里寸地尺天盡入版圖况古州乃黔東近地雖去京師萬里何容久梗王化中丞公真所謂天生文武才略以開闢苗疆定識與定力兼到者也嗚呼豈偶然哉公之子蘭友爲吾臨賢太守持平苗一編授子曰請先生一言弁首因序

傳爲訖陳鶴山詩序

粵東陳君鶴山樸茂君子也哀所爲詩屬予序之今海內爲詩

者古體則宗漢魏近體則宗三唐予謂詩無漢唐惟真性情乃  
貴耳山有朽則崩木有朽則折無真氣以貫之也物久則必敗  
惟真性情爲不敗以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也故予論詩必先觀  
其人鶴山以詩名久矣壬戌予入都居比鄰而得其性情及讀  
其詩而得其性情之言夫三百篇亦詩之極至矣而征夫里婦  
皆能之不假學問而工者性情真也否則繡其鞞悅已耳聞鶴  
山在刑曹久同輩皆以擢去鶴山獨恬然安之吟咏不輟噫鶴  
山之詩可知矣

傅爲訖文清要語序

要語者語之要也書云體要孝經云要道要者簡而當約而該  
也繫之文清何文清者薛子也薛子者續朱子之傳者也其爲  
續朱子之傳何薛子生有明中葉去朱子二百餘載理學微茫  
之會薛子讀六經四子書及周程張朱諸儒書悅心研慮豁然  
有得以其身體力行者著爲讀書錄始則苦心力索繼而從容  
游泳之味洽焉天地之化萬物之隕性命之理鬼神之德人倫  
事物之著凡見見聞聞者罔不貫通而會於一老守程朱家法  
如高會規矩醇然一代儒宗故曰續朱子之傳也要語者誰纂  
之祿君纂之也祿君胡爲纂之讀讀書錄心有所聞即便錄記

用爲省身寡過之資故曰要語也同年王愚存謂余曰祿君者  
吾友也請爲之弁其首可乎予曰可哉細爲尋繹分類者三曰  
存心養性曰窮理致知曰克治力行總其章句共一百六十餘  
條嗟乎可謂要矣或曰朱子纂近思忠憲纂節要分類十四讀  
書錄明道之書也祿君所纂十無二三焉無乃太簡乎予曰不  
然姬公云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朱子亦云得寸則  
寸得尺則尺先儒之言在體認不在多寡譬如荆山片玉桂林  
一枝皆可寶也考前賢名齋或以果或以勉或以誠或以敬卽  
薛子亦以敬名軒奉一字爲嚴師做成名儒又多乎哉祿君之

纂豈有見於斯與抑鑒此以朝夕考驗而不暇及其餘與書以  
問祿君所心得者何在悉以語我并語愚存相與鞭近裏著已  
之功洗未免鄉人之恥不然有愧衾影卽讀書數萬卷名位赫  
然皆文清公之罪人也因序

羅元琦張宜軒詩序

余同年友張君宜軒素豪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迨  
壯遊京洛所遇勝跡名區探討不倦往往觸景聯吟長篇短什  
流播旗亭邸舍聞其野意樓諸集膾炙騷壇爲同人擊賞者久  
矣已卯冬與予偕計吏舟次沅芷日踟蹰於蘆蓬土銚中君乃

倚棹微吟所得篇什甚夥楚南山水固奇直以尺幅取之每伸  
紙拈毫頃刻立就境愈奇詩亦愈工昔人謂得江山之助非虛  
語也憶昔年過君齋案頭卷帙縱橫皆手自摘錄悉唐人精粹  
既出所為集唐諸詩讀之一氣渾成如天衣無縫酒半相與揚  
摧古今撫絃高唱發公子之哀吟感美人之遲暮經今十載猶  
髣髴唾壺擊碎時而歲月已不堪把翫矣君固有詩癖興致不  
減曩者酒闌燈炮翰墨淋漓顧常自視欲然以平易近人恐落  
尋常蹊徑余曰詩以道性情者也晚唐始尚雕鏤琢鍊雖工而  
意致蕭然矣長慶集令老嫗能解而白傳之精神固在也詩固

以卽景抒情自然流溢爲真三百篇其權輿也何以鏤肝刻腎  
爲哉君以學之富才之敏興之豪而復濟以力之勤宜其不假  
繩削深入堂奧也予幼嗜爲詩而性懶不自收拾吟成如斷雲  
落葉杳然無跡讀君詩輒愜然滋愧勉爲效顰間掇拾一二於  
江聲岳色蒼茫澎湃之中非良友啓予則好景虛擲恐山靈亦  
笑人寂寂矣君詩已手錄成帙他日松窗歸臥焚香啜茗時可  
展誦以當臥遊也

宜軒名時彌渡人乾隆戊午科舉人父以仁舉康熙乙酉姪  
南煥舉雍正丙午幼卽嗜吟咏牢籠事物抒寫性情爲詩幾

至萬首後由廣文令洛陽以循良自命與廢舉墜欲繼月槎  
太守其汴梁雜詩云渭水同歸河水濁大梁何處覓清流大  
吏見之未一載勒令回籍每有得意之句雖屠沽兒亦必向  
之津津背誦曾以手訂集示予厚幾二尺中多可傳之作今  
皆零落無存矣讀此序流風遺韻猶可想見云丁卯嘉平書  
于望江縣之考棚中

李因培羅青堂制義序

羅青先生始終以澄澹幽潔之文不遇於世而卒至於傳也論  
者比諸前朝徐思曠謂其文之高妙相埒不遇亦相等豈物之

獨絕者世固不得而用耶劉舍人有言味之則甘咀之則芬芳  
其品勝也司空表聖詩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以韻勝也品與  
韻之間得其性靈所自流而各詣其至物莫由易焉則亦莫由  
識焉倘所謂言隱榮華故耶先生襟懷灑落天趣橫溢於書無  
不讀而未始有書者存其爲文且日妙知先生文者日益希任  
達自高儵然埃壒之表其視千秋萬古若一彈指間霄爭乎文  
之傳不傳也曩官渡王永齋前輩少與先生游雅相推重永齋  
晚始遇聲藉甚而先生方茅堂背郭日夕嘯咏時一操筆則妮  
妮數千百言觀者莫窺涯涘其生平著述若四書說環妙極理

趣手批左國老莊丹黃閒疊每過益精又詩古文若干卷今茲所傳特一嚮耳然讀而味之澹沲如石簣而韻勝圓潔似若士而品勝其輕微靈敏惟思曠爲近而猶或過之自有時藝以來未或覲也夫文之妙者其發也不掩其顯晦亦各有時要其傳之遲者傳且必久無他幽光閒氣有不可磨滅者初不繫乎遇與否耳是集余得自先生諸孫仁璧爲紹介於張月槎先生而亟授梓氏者則趙互輿前輩力云

周於禮送江葯舫罷試歸養序

歲甲午余忝與分校旣撤棘過石畫軒訪余友王平甫角射留

飲平甫指座客曰江君葯舫南中名宿也試而躋薦而不售奈何乃出所作四錢詩讀之長喻隱諷盡態極妍舉座爲之失聲歎息顧予實不好也他日與平甫偕來坐石寄齋摩挲米老遺蹟酒酣作長歌豪宕奇崛格在韓退之東坡居士間余心折久之蓋君兄弟與余老友史笠亭結詩社主盟東南三十餘年矣歲云暮君解館事余私心喜爲兒子濬得名師濬曰識江先生讀先生文久矣得請業幸甚乃過平甫達余父子傾慕願承教意葯舫曰毋將歸養母子曰噫君困諸生五十年矣爲君計孰急於歸養者余將招同人治祖筵作爲詩歌寵君行耳何館爲



葯舫曰固也願有言子曰君以謀養歸也啜菽承歡距拾芥青  
紫萬萬矣尚何言且余聞笠亭罷蒼梧分郡東歸子舍又且十  
年君於笠亭爲忘年交窮達小異至性本同話舊短簷聯吟江  
渚研曰筆簾相視怡然補南陔而賡白華將使大江南北繼起  
諸賢於二君得所矜式焉君歸矣子亦將挈眷而西買棹南來  
重話蘧廬風雨展拜北堂其無嫌飯我脫粟出等身著作商留  
名山更攜手訪我笠亭傳老去新詩讀杜少陵玉溪生補註索  
酒潤枯腸觀我友吐肺肝作杈枒竹石使十餘年塵土氣一洗  
滌於鷗波浩蕩中斯不亦暢然意滿也哉抑予又思之君以詩

文鳴於世久矣韓子云物不得其平則鳴六一居士之序聖俞  
曰詩窮而後工君以謀養歸也尚何窮達之念之足櫻其中也  
予嘗聞古人之交矣相贈以言相期以道士君子修身立命正  
當於坎壈失志之餘益貞其不磷不緇之素檢點筆墨無使費  
亦敬身之大略也收束心思無使溢斯良止之大歸也養晦潛  
光樂天知命又何有不平之鳴爲平甫曰是也乃書以遺葯舫  
併卽示我笠亭道相念云

劉恬張氏族譜序

乾隆辛未冬予客膠有編志之役得交於南溪張君君孝謹人

朝夕者久益悉其德行文章臨別以譜序屬予不文然爲先人故不獲辭因詢其略君曰予族微者也明初自樂陵徙膠卞築河榮社業於耕後稍稍就學城中六世而始大遂詩書不絕間登仕版至於我朝族益繁於是作譜藏之又積祀田之餘立家廟爲合敬全愛之所婚喪必告孤獨必恤父兄愛憐其子弟而時謹其不率者故縱恣絕少迄今兢兢奉之罔敢墜予竊見夫世家鉅族其勢足以相庇而力可以徧及當其赫奕顯灼人人得篤其情好不必出之有本末施之有次第雖秦越之人可爲一家一旦墮開覺起至戚疎於陌路是勢位顯厚適以資之薄

而速其尤也然則予家之所全者不已多乎數百年來雖無位高多金者被潤澤大豐美爲族人光而幸免乖違之風守家法如一日未始不由乎此茲復集族人之力議續前譜誠懼夫遠而愈疎遂衰世德也予聞而嘉之曰是固足以序矣予奚容贅蘇子曰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使之無至忽忘焉可也若張子者吾知免矣續譜之作懼其遂至於塗人此則予之所以交於張子也夫

尹均阿迷伍公崇祀鄉賢序

今上卽位之初年首重祀典

命在廷大臣及封疆吏愼舉鄉

賢惟時先大夫以兵曹入祀踰三十三年而阿迷鄉賢戶曹伍公士琪復膺休享蓋距公之沒已五十年矣憶昔先大父與公雅相契重知公最深而余又授室於公之門故聞公懿行爲尤悉公天性純篤事繼母以孝聞撫諸弟以友聞披覽六籍必彷彿許子躬行之意登賢書初令湖南平江政肅化洽膺卓異牧桂陽攝巴陵祁陽護衡永二守再牧山西保德所至潔已愛民政績炳炳故於平江有生祠於岳州入名宦祠公之得民心類如此及以戶曹歸里建宗祠遷學宮立朱子祠創鄉會田修橋濬渠次第舉行迄今阿迷人士輒嘖嘖道公軼事夫士當伏處抱

守一經孤介以高其鄉人迨朱丹其轂又徒潔已養望無濟於天下而世論猶亟稱之如公學術精醇經猷宏遠處則利濟於鄉出則惠及蒼黎宜鄉人重愛之而俎豆輝煌也昔朱文公作近思錄伊洛淵源錄蓋紀濂洛諸先生言行以開後學余故於公敬敘其顛末以爲仰止景行者特標一鑑云  
周於禮送勉序

乾隆甲午余分校京兆試得南北士十有三人吾宗勉與焉比來謁知爲故中書舍人諱際虞之孫而余門人丙戌進士士拔猶子也余曰異哉余與舍人交兩世矣而乃今適得生生故才

乃適復遊余門豈偶然哉憶余已卯奉 命典試蜀中舍人時  
宰德陽龐眉宿齒謁道旁余心異之時遵例引嫌僅通一刺過  
其郊雞犬相聞炊烟相接竹籬菊舍謳吟聲出戶外征人弓衣  
緩轡碧樹濃陰中有如身入畫圖偶憇小庵進畊忙問長官治  
狀競曰吾使君賢能馭吏訟獄無擾禮士人勤誦讀吾儕小人  
安畊鑿六年於茲矣聞當代去柰何余曰噫老氏所謂守其清  
靜民以甯一者與已試竣輒以狀白制府開兆新先生先生曰  
孝子循吏也已列薦牘予肅然起曰先生察吏乃得孝子歸途  
敘宗誼登堂拜母舍人見其長子士輜士輜者卽生父也計生

時三齡耳舍人出土輜擬蜀中試題擬作質於余余曰此易售  
曷試乎舍人曰予官此東西南北唯所任又喪偶留長子代甘  
旨耳次子士拔赴試矣余益肅然知兆新先生得人於其大也  
越八年而士拔乃遊予門時舍人以憂歸補黔之桐梓令甫內  
召而歿於黔蓋予與生祖若父交兩世矣而乃今得於生講三  
世交抑余尤願生之無以一第畫也昔謁余師李積齋先生先  
生爲說坎升二卦予無以益生也謹誦所聞坎之卦曰習坎有  
孚維心亨蓋言學也重險在前而二實其中以應五誠至於內  
斯孚矣不曰亨而曰維心亨二象則曰求小得未出中斯坎之

所以獨有習也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  
不已以成大賢常德行習教事聖人於坎示心學之源矣在五  
曰坎不盈祇既平而象以為中未大則其不自滿之意也柳子  
之送澥曰不為山而為川蓋取諸坎子於生亦云升之象曰地  
中生木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生之祖父以孝聞地道也順  
德也始基之矣而生父承之輟試事奉祖母廉吏子也宜顯而  
晦以晦以讀以教其子若弟其所積抑何如耶千尋之木始於  
二葉高大先業其在生矣初六之升以允九二之升以孚既信  
且孚升階得志慶南征之吉何疑然而必以柔矣必以時矣於

三寓果進之戒於四得順事之占斯升之義備矣生勉矣春風  
得意看花長安其何言思祖德無騁聲華無忘遠到以允吾  
宗之北者

錢澧忠義關夫子聖蹟圖重刻遷置序

是圖本流傳宇內久矣宜良陳永齡自江南得善本歸翻刻藏  
於其邑聖廟既以地偏流播者鮮移於會城三義廟印行乃漸  
多又慮自始刻以暨遷置所有助力諸君子姓名或淹屬澧為  
之序澧曰好德之心人所同也耳聞一賢輒欲悉其里居暨終  
身出處行事在婦人孺子猶有然者其佈之廣狹久近有不可

以齊一則非人之好德有異其德之致乎人者有異也若夫浩  
然塞兩間炳然齊一曜旁無所爲垠來無所爲竟如夫子者宜  
其逾廣而人逾若覩之切逾久而人逾若聞之新又况在天之  
靈代昭靈異呼吸可通斯人畏之敬之愛之慕之口述不盡筆  
之於書參伍會萃以成是圖實夫子之德之所自致也世咸怪  
陳壽蜀人又嘗仕蜀其志三國於蜀偏略俾當時事蹟十不存  
一或又追求其故以爲武侯作相不置史官致壽無注記可據  
禮竊以爲人亦問如夫子否耳如夫子卽無陳壽何患且使壽  
志夫子事蹟及其世系至該至悉亦不過迄炎興之世止耳甚

而迄晉秦始之世亦止耳今披是圖歷唐宋元明以及昭代由  
晦而之顯由略而之詳野乘所蒐光於信史於戲此豈壽之所  
得而知耶唯夫子之德之所致好德之人從而致之耳卽以武  
侯而較當日光輔二君楚吳蜀秦之地靡歲靡宵竭神盡智事  
蹟之傳有固然者至於南征曾不數時而吾滇山陬水澨迄於  
今服教畏神奇文異記間見疊出正昔人所謂庸夫庸婦所共  
傳稱上聖不得而議者指不勝屈亦豈當日史官所得而注記  
之者耶由斯以談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雖不能如夫子求爲  
夫子之徒亦可也陳氏爲此禮樂其好德之誠而宜良及吾邑

海東  
助力諸君子同其所好亦可樂也

錢澧夏綱庵詩集序

澧自童時喜誦前人詩以其言易曉非如四子諸書雖父師講析猶不悉了也亡友陳再馮長澧八歲其大母爲鄉王永齋先生同產故家多有先正遺書性又與詩近澧與游時竊見所作已盈一囊取而讀之再馮亦不靳且時爲指說法度皆尊公先生所耳受於舅氏而更以授之者澧於是乃竊效爲五七言數年後同補弟子員未幾奉 功令鄉會及歲科試皆增五言排律一首於是與同輩更唱迭和不一而足然皆正之再馮依

爲準則漸利病所在稍若有會於心及倖掇一科馳驅在外十數年再馮下世久矣深媿所業較之從前不過唯之與阿特取他人所業以觀微能辨其高下淺深厚薄同道之士不恥下問亦間就所見爲之貢直大抵以其年少於澧雖多持撫不以自怪也南甯夏綱庵五兄吾先達也年長於澧凡十餘歲自擢牧欽州時相見都下輒不惜忘年下交然未一與談詩也及亡友彭南池筮仕粵海久之走書稱綱庵政事之餘蓋無日不事於此心實儀之不幸以大故還里而綱庵亦以疾歸出篋中諸稿備使閱之大體質實無浮藻率胷臆而出不規規求合前人而

氣體自成事親交友忠 主庇民之忱與所處之地咸使人可  
一望而知其餘流連光景諸作大抵亦各有一網庵在非徒然  
者比也熟閱久之敬還其稿旋來詎曰深知子肯爲同人倚撫  
利病故以相屬不謂竟於我不爾豈謂我老不足與語敬謝之  
曰非敢然非敢然也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  
利乃可以議於斷割自度誠不能有加於吾兄故耳雖然此道  
固天下古今公理之所存檀梨橘柚味不同而皆可於口者此  
不必知味者乃知之但能味味者知之矣無已請爲吾兄別其  
不甚可於口者而標其可於口者試持以質海內宗工與後來

之哲當不以爲大謬不然也計去者十三存者十七凡古近體  
五七言若干首賢梓鎮奎亦用功此道有所得者幸卽擇剞劂  
氏之善者付之可矣

錢澧涂二餘靜甯紀事詩序

甲寅長夏涂二餘來京師出近作示澧卷中靜甯紀事一篇千  
八百字讀竟愾然自咎前失始是甲辰之冬客過湖湘言二餘  
守靜甯賊勢甚逼城故有炮而無丸鍛之不就倉黃間有十餘  
歲兒持三丸進因以擊賊城獲全求賞其兒不可得咸異以爲  
神助澧曰此恆事也何異之有二餘官是土者也神則血食是



士者也官是士者城存與存血食是士者不亦念城存與存乎  
况 聖人御宇仁昭義立德博化廣率土人民自其祖父以來  
世沐太平之福而逆回田五敢踵蘇四十三作孽山川百神度  
無不深恫而思假手以効靈特以人謀不臧往往歛福爲功耳  
靜甯之事恆也無足異也今讀其詩乃知二餘正非偶然者其  
於禍之始萌也料之明禍將及也備之豫而慮之周故其既及  
也處之從容而不擾此猶人所能也其能率邑諸父老子弟惟  
已之從一乃心非素日有深所信孚於民者其至是耶推斯所  
爲則雖兵窮食竭猶足合衆氣以食賊神之佑之誠非偶然而

禮始乃視之易易也禮今年五十有五念吾鄉交遊中鬱屈無  
所於試者不少其當百里之任亦率不偶盤錯無以章其利器  
而二餘以是章於西後數年彭南池復有所以章於東二餘長  
禮二歲體貌魁梧人望生畏南池少禮二歲則清羸如不勝衣  
乃憤海賊病民地方文吏僅僅幸其出境得免咎因率丁壯親  
執桴鼓窮追出洋幾及千里力戰鯨浪之間卒梟渠魁與二餘  
後先仰受 帝知今不幸南池已矣禮嘗爲志其墓以爲生平  
所抱未施十一使天下後世僅僅以擊賊一節知我南池是南  
池之不幸也二餘擢刺肅州亦復蹉跎賴

聖王惜其前績使得收之桑榆今而後不擇事而安之竭其一誠變化萬有其待紀者夫豈有量而僅僅靜甯守城一節耶或讀二餘是詩激賞之勸其付梓禮亦爲然者獅子王搏象用全力者也其搏兔亦用全力者也觀二餘是舉可以律其平日之處事並可以律其後來之處事又一一皆身所歷與掉弄筆墨爲人作照多所塗澤者不啻徑庭誠不應秘之篋中若其詩之才力法度與其所淵源則從事於詩者自能品之不待贅言也錢禮孫鶴齋重宴鹿鳴序

士舉於鄉歌鹿鳴而上禮部也三年一科合直省蓋千百餘人

歷三百六十五甲子加科不計計二十科當二萬四千餘人爲數不可謂不多其間賢相名卿暨良守令師儒或以德以功或以文章政事懿行嘉言著者皆出其中未嘗不肩差踵接彰國家得人之盛惟是始與斯宴繼而重與斯宴者則不數僕指而盡焉豈非間氣所鍾保期願耄耄之瑞不可多得乎雖然猶非語於躬履極盛者也我

皇上御極之元年歲在柔兆執徐沿故事命直省開

恩科先生舉於鄉當是之時年二十有餘耳槐黃得意灑然以遊然未嘗不疑忌後時或十年二三十年人事遷流勿論其髮

藩齒齠售於暮年卽其與先生年相上下自負去日少而意氣甚盛者敢自定爲何若耶乃閱時稍久同譜故人多已先躋仕路而先生及中歲驥足屈於百里宰閩之甯陽數年歸然甯陽人至今尸祝奉之而賢子亦舉於鄉凡修之已而推施者效可略識已今年旃蒙單闕爲

皇上御極之六十年明年柔兆執徐將內

禪大寶爲

嗣皇帝之元年是旃蒙單闕之正科特命先一年舉行而以今秋爲柔兆執徐之加科

聖聖相授敷天率土慶喜無疆 嘉惠士林 特設之鄉科凡幸而獲與者踴躍濟濟聽笙瑟之奏承幣帛之將猶將三百六十五甲子之前黃髮覲齒與諸新進至止鳳將九雛會何足喻顧直省之中惟閩浙水有馮孟亭先生一人吾滇則先生一人而已 國家設科實沿明制而有明一代未始加科至我 朝始加科相望而

皇上以八旬有六之年益慎德而懷永圖以是年

御極以是年 授之

聖子遐稽史冊所傳貫千古之所未有而士大夫以是年舉於

鄉復於是年重宴鹿鳴者又豈非千古極盛之遇乎哉禮為先生兄子之同年亦先生子弟行也方扈蹕灤陽去鄉萬里先生與宴時不獲追從奉侍几杖惟謀之同里諸君子之遊京師者作為詩歌以鳴其盛復援筆而僭為序

錢禮常熟趙氏復兒觥敘

歲戊申秋湘潭令趙鞅軒告禮言父者庭先生持翁前輩覃溪詩詣曲阜顏氏求其先文毅兒觥屬禮為之敘禮言是可必得兒觥於顏氏者然俟既得而敘之未晚比冬果以得告按潁陽贈文毅兒觥史不載其事得毋以潁陽執政後頗與文毅諸君

子悟遂並其前美略之耶文毅卒以兒觥予顏氏得毋亦以潁陽與悟之故心輕其物不復貽子孫世守耶然禮竊觀此一節為文毅諸君子固難而潁陽亦不易易事固論所係何如也江陵自以才足屈伸天下所為不卹人言亦孔多矣一時與之持者公私得失或不無參半獨聞父喪不卽去位萬萬無可解於人心文毅諸君子爭之豈誠所謂意氣感激將欲借之以為不再之節耶是天之經地之義民之性也此而可忍將孰不可以忍以故拜疏受杖瀕於死而不計者所以挽為人子者無死其愛親之心也而心悅是舉贈物見意者所以獎為人臣者各盡

其獨時之義也其不共禍幸矣由是言之兕觥之在趙氏亦文毅腊肉之亞文毅之靈不沒兕觥雖流傳百年卒應趙氏是歸其不先不後自者庭先生得之者厥後有故焉文毅嘗仿宋范文正爲義田貽後人矣久之漸滅十九者庭官山左積常俸所入復之過半春秋享祠愴然如見文毅兕觥不於者庭歸而誰歸此又足以示爲人後者奉先之孝矣禮故不恥弁陋作敘以應韡軒復系之詩曰

短喪之說下愚所諱始禍何人流毒無旣父喪廿七遽起視事彼哉方進謬託漢制胡明居正變且加厲竟難一日釋此權位宋所由弱君狂助吠不有君子誰挽頽潰炯然者心浩乎其氣以章民彝物則萬世有孫繩武青簡並熾宜曾宜元孝思無價兕觥旣得栝棧等貴春筵秋几薦香達味頽陽銘刻應留天地我作詩歌用彰氣類

倪蛻晉甯陵牧事先生梅花百詠序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蓋言人物之貴得乎時也故當通泰之時以和召和萬物各得其應榘楠杞梓無不出爲世用卽以梅之高潔自持者亦必不肯自廢於山巔水涯此無他運際其盛也乃若蹇逢厄會世道阨危陰陽之消息乖違

君子之安貞斯吉苟非謹其所守儉德避難則傷我行者豈獨  
迷陽蒙其穢者不無菴葦又安望廣平一賦尙存鐵石之概於  
不朽也哉吾讀凌牧事先生之梅花百詠而有感也先生躬秉  
特操與古爲徒淵淵德心養和靖躁不幸遇僞藩之變晦跡林  
園乃忽爲僞臣所薦纒帛將次及閻幸而早覺得以挈家潛遁  
鴻飛冥冥網羅未逮輾轉至鎮南又爲賊帥劫之去旋以計脫  
尋獲妻子同入深山採枳自給不勝其困先生怡然曰風霜節  
概冰雪襟期梅花我師也於是有所感興一寓於詠梅之作然  
先生雖經歷險難數瀕於死而雅懷高致不廢嘯歌以故諸詩

皆冲夷淡遠卽其寄托亦微而不顯雖使褊心之人讀之亦足  
消其躁戾之衷而歸於平正也先生竄深山數年賊滅始還居  
益貧教授里中以著述自娛時雲貴總督廣甯王公諱繼文者  
聞先生名強而見之諮諏治道先生對曰迂生何知然以總制  
尊嚴民所瞻仰而日事遊讌無乃非盛德事乎王公默然不樂  
旣退人或咎先生以爲不當遽觸其忌也者先生曰心以爲非  
而不知告卽負吾心矣敢媿媿以求合於世乎其峻直也如此  
梅花詩凡九十七首云百詠舉成數也余高先生之節愛先生  
之詩故爲之序

吾滇先輩于治熙閒兩遭變故多以風節著聞予以為拒逆  
易拒偽難蓋李定國方挾朱氏一塊肉乘機號召士大夫之  
不忘故國者咸思為用至吳三桂則天下之定已三十年且狐  
埋狐捐無人不知惡之凌先生雖為其易殆亦鍊石心腸哉  
恨不得一讀咏梅詩以識其梗概也丁卯長至前三日師範

記

倪蛻李孝廉二十四孝圖詩序

昔孔子作孝經成告備於天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  
下化為黃玉此緯書言未足深信然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自生民以來德靡有盛於孝者以是六經紛綸無不以是為重  
而開宗明義特著為成書則自夫子始於是而動天地感符瑞  
微緯書言吾有以知其必至也且夫孝之道大矣凡世所稱昏  
定晨省冬溫夏清皆末節耳論語懿武游夏之間夫子答之各  
有所指而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也後世日趨簡薄大本漸  
墮即其小者鮮克能盡又復知天經地義之為何事乎此君子  
有慨於斯而為二十四孝之書也相傳南宋時是書甫出與千  
家詩百家姓及上大人引本並行皆是便蒙之作今觀所列至  
黃庭堅而止則出自南宋無疑余幼在鄉塾與諸童子各有一

本而塾師於午後必爲句解字釋諸童環立拱聽若有觀感嗚呼蒙以養正聖功也此亦知事之所重而爲教之所先者乃今則俱鄙之而不用矣曲靖李孝廉如玉純誠至性人也讀其書各賦一詩曰咏歌古人寄我慨慕然豈唯獨寄其慨慕而已哉亦將以斯道覺斯民而扶大倫於千古之後耳其子立根爲之繪圖列說刊行於世抑亦繼志之一端可尙也余昔遊曲靖與張子我元交曾一識孝廉去今三十六年而孝廉辭世已十有八載張子亦化爲異物立根來請序予欽孝廉之懿行而歎孝廉之有子且願世之爲師者仍以此爲先務而使人受是書如

鄉塾之舊而不鄙夷之則孝之爲言倣也倣天下以百行之本不亦仰承聖人之微意者乎是爲序

倪蛻讀書記序

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洞同天地渾沌爲樸無憎惡無嗜好此性之天也及知覺開而物欲勝則爲物所牽而好惡紛然漸失其性命之原矣雖然水流濕火就燥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有不物而物物者故物物者忘乎萬物之中已出乎中所爲各異功名之士榮官貪鄙之營徇利知好色則慕少艾恃勇力則忘軀命以至虛無空有弔詭支離無一非嗜好爲之災也卽復三旬不



舉火歌聲若出金石指爲好學窮年寓於無竟可矣又安見非有所偏而爲物所制者乎雖然好憎之情雖同其所以爲好憎亦有分矣吾自孩卽無他好惟好讀書家寶鮮藏本粗思備觀卒未有托節褐糲傲腕指集得數十百卷自詡暴富撐腸拄腹仍爲饑驅棄而遠游時也購之讀之又得若干卷歸視前者鑄滕並失藏舟於壑有物負之始知原於無形於有復歸於無不可指無以爲有亦不可執有以概無如是也然自後且亦三聚三散我物物而不物於物蓋好讀非好聚老滯西南食古不厭好事者不我遐遺往往持贈今哀然盈數架鴟夷子皮爲陶富

人其愚不可及也吾聞齊桓公抱婦人以登朝驕心勝氣靡足以當古人者讀書堂上寄焉耳故宜爲斲輪翁所謂不然聖人往矣糟粕存焉吾舖其糟而餒其醜何靳而人善不善之耶故吾讀書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性情則理道通矣淮南子曰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性情則欲不過節弗求於外弗假於人也養不中讀書者求乎中而已矣然吾之得書而讀也甚難矣後之人不可不知故敘吾書之所由來作讀書記序

倪蛻甘忠果公傳後序

古今禍亂之所由起其伏機常深而大奸巨逆無不閉藏遠密不示人以可疑故其發也每致潰藩而難制然當其時亦必有先機濬哲之君子早窺其隱而爲之防則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有陰受其福而不知者矣其如習安守常之徒泄泄不察以爲權不可以預議變不可以先圖與時遷移隨物變化而不知養癰縱虎緣循偃仰一旦瘳疢決瓜牙恣夫然後治之以藥石獵之以弓矢雖終收平治之功曷不徙薪於曲突而言之爲愈乎父老往往爲余言甘忠果遺事心竊悲之當吳逆潛謀不軌之

時諸方鎮大臣皆燕雀煦煦及公至燭其奸凡所以收人心而備竊發者靡不至而吳逆亦嚴憚之卒不能遽動迨既平凱里公思拔一二勇奮智謀之士以爲腹心備緩急之用乃議者每拘成例不聽於是要鎮重藩胥逆羽翼公鬱鬱不得行其志告養親疏頻上不許既太夫人病殂請終制又不許僅准給假歸葬及墨嶺抵黔而吳逆反心決矣嗚呼公制軍四年而吳逆弭耳帖尾受縛轉旋甫去數月禍亂遂成然則公之繫於封疆何如哉吳逆反形旣著公移書提督李本深曰虎狼盤踞搖動民心揣茲事勢禍亂已熾期與聯鑣並轡勦滅妖氛本忠孝真性

建英雄事業鐘鼓式靈共勤王事正不必俟寇涉盤江始商共  
著祖鞭卽或寇孽猖獗孤城受困惟有効張睢陽南霽雲以身  
殉國願卽日興師禦變馳檄各鎮結唇齒以爲聲援不然者恫  
怛無從二三其德瞻顧家室思附前驅遺臭遺馨毫釐千里是  
公於此時以睢陽自許而亦以霽雲望之本深孰知本深業已  
投款不爲公用同城者巡撫曹申吉又復密圖應賊無一人可  
與謀者乃按劍而起疾趨鎮遠猶思守黔門戶以待大師鎮將  
乃復抗顏逆命此則非公之所豫料者矣嗚呼天旣錫公以智  
勇而不使之奮迅振揚蕩滅賊氛顧反令抱此孤忠扼其成策

自殉於荒江寂歷之濱亦可哀也已雖然臣死忠子死孝妾媵  
死節佐史死義正氣英風魂魄猶毅公豈不凜然千古如生者  
哉昔裴晉公將伐蔡入對延英殿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  
授首臣無還期其言甚爲悲憤後竟成功彪炳史冊聞公歸葬  
太夫人時曾有密奏雖其言秘不可知要之意在必死意與晉  
公同若夫成功則天也公豈能自必哉卽裴晉公亦豈能自必  
哉余讀忠果公傳悲其志故爲書之如此

李根雲節壽序

大易之節曰苦節不可貞明乎節而苦且貞之爲難也又曰安

節亨甘節吉明乎節而安且甘焉之爲亨與吉之道也節之時  
義大矣哉顧節之爲言臣道也子道也婦道也居常所不忍言  
際變所無如何者也故夫蓼莪天保臣子之好音至於板蕩乘  
舟則寫之而心悲矣琴瑟蘋蘩夫婦之佳什至於柏舟中河則  
諷之而神蹙矣是其事異其道同其感憂思以難言貫金石而  
流輝亦無不同吾友袁子思誠母氏張太孺人者是苦節以貞  
安其節而甘之又亨與吉焉者也先是袁子尊人庠生文瑞少  
丁孤苦鮮伯叔親串之好進退熒熒靡所依據遂有利其家而  
作眈眈之視者構難憑陵上質藩臬經數歲事乃稍定太孺人

伉儷於袁自結褵以來左右夫子平內患靖外侮和戢族黨奄  
有其室家識者於此已知太孺人之非徒爲巾幗中人矣舉三  
子長最慧而天其二尙未有知識而所天不祿稱未亡人太孺  
人之苦節乃自此始矣蓋是時太孺人才三十齡耳顧影自憐  
椎心泣血撫厥藐孤朝夕勤拳篝燈夜課績紡之聲與讀書聲  
相聞作至提命之嚴雖跬步片語亦時時督責無令踰閑不率  
則鞭笞亂下恐失墜重貽乃父羞旣就外傳數慎擇良師友俾  
蓄德勵行毋比諸匪人嗟乎太孺人可謂貞而苦又善砥其節  
者矣迄今三十年來以昏以名以大啓爾宇二子俱成立騰聲

鬻序則夫太孺人者爲袁氏中興篤棊之臣爲袁氏克家顯揚之子洩洩融融其樂何極易曰安節亨甘節吉此其所以徵也今太孺人亦將老矣吾友思誠慨念母氏勵節辛勤乃廣輯詩歌頌揚盛美冀稱觴而祝嘏焉以予過從旣久見聞必眞屬序於予予維太孺人之節是名教之榮風化之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節也卽其所爲壽也夫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松柏礪礪歲寒不彫是其節也卽其所以壽也發潛德之幽光祝升恆於有永附名簡冊甯非詞場之厚幸哉

繫內例不錄壽序文獨埽去套言且先生素負重名所存僅

此亟登之使慕先生者知于一壽文尙能不苟則其餘亦可想見矣○先生與 先祖同生於康熙戊辰又同入泮讀書天目山時去予居十餘里與 先祖時相往來食貧力學兼抱馮敬通劉孝標之恨後聯捷丁酉戊戌入詞館改部郎丙午主試山東歷典數大郡移饒九道五監省闈望山尹相國香樹錢大司寇咸善之寄籍武昌生平著作未知竟落誰手頃于從孫嘉謨處得詩一卷保山袁蕙亭刊入詩略中一鱗一爪亦覺光氣熊熊也師範記

劉範小像自序

并贊

真繫

八之十三

藝文

嘻嗚呼異哉斯人也其容有象其形有章獨閒吟於松下方危  
坐於石閒我問於人曰此爲誰也人從而指之是我古今之遠  
也忽然遇我夫既有我是我遇我而卽有以置我使我爲廊廟  
之我社稷之我韜鈴鐘鼎之我千秋萬世之我爲我者亦幸矣  
乃既有我是我遇我而又無以置我而又有時世以限我歲月  
以老我人情世故以嘗我炎涼貧富以闖我艱難離亂以困我  
功名事業以餌我一我耳而乘我者衆焉我固無如我何也雖  
然我自成其爲我清風明月風月之我也詩壇酒陣詩酒之我  
也風簑雨笠江湖之我也登山臨水林泉之我也流行坎止隨

時隨遇之我也我卽不得爲廊廟之我爲社稷之我爲韜鈴鐘  
鼎千秋萬世之我猶幸而得爲風月之我詩酒之我江湖林泉  
隨時隨遇之我是我之爲我自在也且我之爲我爲時又無幾  
何猶記自成童而少壯方爲前日之我倏焉白面長髯已成今  
日之我安知去日苦多轉盼皓首蒼顏不又成他日之我乎蓋  
他日之我必不同於今日之我則今日之我已非曩日之我而  
此今日之我也者我固知必有他日之我而又由有我以至於  
無我者也我必至於無我則此一我者亦覺其多矣胡爲我之  
外又有我乎抑又不然未有我我不知其爲我既有我我又何

難自見其爲我不能禁自無而有之我卽不能禁我之外又有  
之我我還以告之於人曰我爲我而且爲之歌曰伊大塊兮廣  
以豐紛吾身兮處其中旣不騰兮如龍又不飛兮如鴻彼年華  
兮易逝信景物兮無窮洋洋兮白水鬱鬱兮長松詩囊兮酒盞  
明月兮清風吾將以尋吾之所樂兮安能與草木而始終

範字正木其父冰如翁霍邱人從永明王入滇官總兵明亡  
遁塞外正木弟彬往返數萬里奉之以歸彬占籍永北範占  
籍太和範之後有舉明經任廣文者彬字玉章尤工詩古文  
而正木此序合莊列華嚴爲一手亦不畏阿弟火攻矣與倪

蛻翁自題蛻影駢語同是奇作丁卯臘八日師範記于抱瓮  
軒

### 楊履寬草堂集序

余曩時聞父兄耆長語榆中博識洽聞者必爲若喬杜先生僕  
一指比長間從世家舊族屏壁冊軸見其零章斷句率可誦乃  
考先生素履於知先生者謂先生於書無所不讀然性耽詩與  
酒不治家人業故厚於貲坐是中落晚益坎壈屢踏省門不售  
且不克餼於庠授徒里中三娶卒無子暮年卽求爲童子師不  
可得遂饑寒以死曩其及門有存者每寒食上塚猶或以麥飯

一孟莫墓下今則皆成古人此風亦邈余竊悲夫士既不遇以困阨終身又無後人爲收拾其所作只今日少能道其姓名更世易年誰復知有杜先生者夫發微闡幽吾輩之責也乃遍尋諸門人家得其暮年草藁一束發而觀之墨痕黯淡紙色淪敗強以已意揣摩補綴得若干首略爲詮次錄成一帙呈之羨門胡先生或者寒灰復燃光照天地亦足慰先生於九京云爾石丹崖先生于三灘拯溺處建一亭手集唐句云聽猿實下三聲淚與爾同消萬古愁移評此文更爲凄切

楊履寬張鶴亭美人詩序

趙州張鶴亭以其美人詩索序於余遲之三年未有以應而鶴亭之索不已同輩有來榆者未嘗不寄聲焉今年首夏鶴亭偶過余書院復諄諄督促不得已乃略示區區之忱以塞其責蓋余非敢於長者怠也始余髫時聞諸先正之名言格論於壹切香奩豔體詩不敢惹置諸耳目之前久矣已而讀朱長孺序義山詩謂男女之情通於君臣朋友古之人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於婉孌結深怨於蹇脩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故義山之詩乃詩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已自下箋



漢書  
解矣因啞然自笑曩所見之拘於古人之深殆猶有所未盡也  
嗣是睡餘支枕往往不甚屏棄而間有所感亦嘗涉筆爲之然  
非性所詣卽求其工而不可得甚矣余之拙也丁酉冬獲交武  
陵胡羨門先生時過從論詩先生詩家圭臬每持一論輒溯源  
窮流令人如指諸掌一日偶以長孺之說質之先生曰不然昔  
先君子之誨曰淫詩必不可作如李義山未必卽風流浪子只  
爲存得數首無題詩後之人因而疑之遂無以自解易曰言行  
者君子之樞機也可不慎哉羨門蓋述其尊人永叔先生之教  
如此余聞是言不覺面熱汗浹至今使我心悸也繼而思之詩

人之思何所不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詩之境也天地  
山川日月風雨飛走草木者詩之料也喜怒哀樂者詩之情也  
溫柔敦厚者詩之教也詩之府奧甚深疆界甚遠作者苟從事  
於斯何詣不可到卽不爲讀曲子夜諸詩未得爲不知詩猶不  
食蛤蜊未得爲不知味也此余之所竊竊焉自以爲是者故自  
戊戌以來不惟絕筆不爲並少作亦皆焚棄不復留遺而今乃  
爲鶴亭序此詩譬之白髮嫠婦欲強作舊院中風情語豈可得  
哉雖然鶴亭亦白髮嫠婦非紅粉佳人也後之閱是詩者甚無  
以疑義山之意疑之是則余愛鶴亭區區之忱焉爾若其詩之

芋綿韶麗則丹山苔上二序言之悉矣

自是正論可爲喜讀無題詩者頂門一針。予于弱歲時亦好作綺語屢爲朋儕所豔乙未交南園先生於香奩體俱經抹去其持論更嚴于栗亭也同輩中竟有迷而不返者安得起二公而遍藥之乎丁卯祀竈前一日師範記

徐昭受會澤楊氏族譜序

楊氏系出姬姓爲晉宗其後楊揚別二族而說者多陳先世攀附行誼引重名列之簡編以爲家乘光此泥於聞見者之諛也且亦弗思之甚矣夫族者湊也義取諸聚宗者尊也義取諸承

聚之而無以衍其支則消承之而無以沿其世則瀆消而瀆之莫知其紀不信於心驚耳炫目不幾介疑似之間乎爲其謬引重而遠稱述也會澤楊霖若其先故衡湘望族高祖通美居湖南衡州府之楊家溪明季成進士以指揮宦於滇官曲靖家焉順治初曾大父從先移東川會澤縣入籍凡五世而族滋繁蓋於是大宗別子綿綿而秩秩矣雖百世之遙引而勿替可也霖若時以干戎司撫軍巡捕與予交爲予言譜系其在衡湘地遠人隔將以俟後之考而知誠不敢輕爲據若滇之當吾世則不可以不誌而斷自始遷之祖由一世以下圖而系之本支源流

有所敷示蓋先人創繼之艱俾後之覽者知所志也紹承之意  
識者之用心固然哉且夫顯揚先祖孝也敦收族姓睦也紹繼  
前休法也明示後嗣教也慎其遠宗昭其近守而以始遷之祖  
爲斷其於禮制亦宜矣其視競強宗而誇右地者可同日語耶  
予感霖若繩武之深心又嘉其不事攀附保姓受氏以守宗祊  
與之列初來敘裘治油然孝弟之心生焉若夫高第清華長編  
似續纂珪組而誦鼎銘仰衣冠而標棨戟崇其法率其教所爲  
方興未艾者於斯譜也重有係矣雖予謏陋其亦謹言而願爲  
之嚆矢云

思白爲趙覺莊庶常內弟戊申初秋予由京還滇覺莊令其  
來覓年甫十四余詢何字答曰尙無因以爲請遂字之曰思  
白蓋言惟白乃可受采耳時思白寓螺山梅園折鐙敗几躬  
執炊爨事而英姿靜氣令人愛而生敬後數日卽入泮益刻  
苦自治有聲文苑亟爲頤園中丞所賞識乃于癸亥之春以  
微疾坐脫思白外孤冷而曾中多壘塊于世之奔競成名者  
俱視若土苴庚申冬予寓會垣幾三月每出其詩索評予謂  
學義山固佳斷不可以典故汨性情爲手定而歸之獨未見  
其文今觀此序及應教二作波瀾意度居然老手所爲予自

恨當日知之未深而人琴之痛愈不能釋矣丁卯小寒後三日時較武童馬射歸自南郭外捉筆題此

劉大紳汎舟吟摘鈔序

詩家例有集然如李太白杜子美白香山韓昌黎蘇子瞻陸放翁諸大家其詩之為後人指摘者已十之一或十之二三惟陶靖節詩無可訾議而其詩較之諸集為最少求其涵涵莽莽數千萬言篇無可刪其句句無可刪其字者惟屈原之騷而已嘗謂六經後莊周之書屈原之騷司馬遷之史皆終其卷無出入者莊論道史記事騷言志道無所不在史事自具掌故中惟志

乃不可誣然以一人之身數十年之間交遊出處紛紜萬變而欲其言之有文如出一轍也固亦難矣騷之所以不可及蓋亦時為之也楚地數千里秦弱而滅之蕩然無復存者惟騷存即謂秦之弱楚滅楚祇以為原之作騷計可耳後世續騷反騷不一其人顧其時非原之時則其文亦非原之文矣曷足存哉曷足存哉吾滇師君荔扉先生才大而奇學博而肆嘗從吳孝廉和軒處見先生選入前後集和軒序其中懷人詩以為成於一父之間者夫捷乃不工工乃不富懷人詩則工而富矣今和軒又以汎舟吟摘鈔上下卷相示其工且捷又富於懷人詩矣而

其地又適在楚吾不知先生必於楚而後能爲是詩乎抑能爲是詩者不必於楚乎先生生

聖明之世聲和詩昌可以無寓言傲辭反復致意之處然而一人之身一時之遭古今廿二史人物觸緒紛來病呻哀哭何必正則嗚呼是亦騷之志也先生所居在滇之西余在南未相合并吾州有董茂才勿軒者時時繩先生於余茂才固不妄譽人者讀先生之詩而益信故未見而先爲之序屬孝廉郵致之不能俟異日見先生時也

王藩朝天集序

有不能已於言者而文生焉詩則文之一種也無其意而強爲辭非枯弱卽猥雜唯有所蓄於中而興發於外又運以書卷之腴故其出也有勃勃不可遏之勢而詩乃獨工荔扉性嗜學無間於憂虞險阻墳籍靡不究心所著甚夥於詩較多官廣文才餘於任益得寄情於吟詠時出以質當世之能詩者鮮不以爲工也會報最首列薦牘入覲天子因有朝天之集蓋自滇至都程踰萬里期滿十旬由黔而蜀而秦以至燕趙之墟所過名山大川凡寒暑之遷移舟車之險易名賢往哲之遺跡及所見人物之情狀皆有詩紀之而遊子多感歧路能悲於是撫時念

舊弔古懷人之什無不具焉夫詩者情之所發也人各有情卽各有詩無所觸則情不能見若可驚可愕可歌可泣之事紛至沓來以觸其情雖不知詩者且將手舞足蹈發爲歌謠以抒其胸中之蘊結三代之風詩漢魏以來樂府所采皆是也而謂能文之士其能已於言乎值不能已於言之際以發其興於外而詩有不工者乎

文鍾運朝天集序

曩廓爾喀不靖務扉以學博從糧使陳雲巖先生籌運軍餉事巖邀議敘旋值考滿制使者與撫軍連章入薦召見乾清宮敷

對稱

旨以知縣卽用是役也攀蜀道越秦川攬轡伊洛之濱悲歌燕趙之野共得詩如千篇署其額曰朝天集嘻務扉所得一令耳回憶廿年前弱冠上春官與南園太史旣予孟西浦詩酒過從英風爽氣咄咄逼人燭鉢所陳四座屏息凡都下賢士夫皆交口稱僞當是時諸君子所以期務扉與務扉所以自期者其位置固何如乃六試六見黜大挑僅與乙選庚戌再上復不利夫抱道逸才就使早膺榮遇奚至習於繁文縟旨而必令其抑鬱困頓以發嶽寄厯落之奇所云窮而后工者得毋詩之果能窮

人與然此殆不足爲之戚也真廣雜出榮辱奚關士果有志名山之業更不可朽况一行作宰有社有民則經濟見焉他日者列上最擢顯仕大展生平所欲爲其人其詩吾將烏乎測之哉與荔扉凡三見見必以詩相示前之作如唐臨晉帖流麗中時露矜莊後之作如蘇長公行草看似恣縱終歸矩度蓋荔扉寢食於斯三十年博觀厚積淫佚既久而又時參以變化操之至熟斯出之不窮運愚鈍之姿早櫻憂患饑驅南北慮亂心煩雖偶然奮藻弗善也豈陶冶性靈必在氍寒暑冷時乎荔扉索近作累矣異日奉教未晚也因囑序并及之

袁文揆金華山樵詩集序

金華山樵與髯各有詩癖方相識於京邸知樵爲屠芻巖所薦士芻巖久負詩名髯聞之亦未之奇也越數日修後進禮謁南園太史復遇樵樵與南園爭詢所肄業因談詩論多合而樵旨甚超髯始心識之嗣與之論古昔析義理每發一難皆能批卻導竅至於剖決時事月旦人物則侃侃而談其是非可否得失瞭如指掌已而畢驗同儕莫不歎服髯遂有所擇從以遊三晉久之還客都門樵從海上來乃得暢觀所爲詩皆經南園點定格律音調逼三唐而窺漢魏間亦出入於宋四家明七子之壘

卽習菴筠心映山諸先生皆謂笏巖能得士則樵之詩亦足以  
雄吾滇矣哉蓋樵以高爽之資居北平久其詩其人皆得幽燕  
之氣所以狗可弔馬可悼蠅可憫蟲鳥可咏龍挂可感亦卽嘻  
笑之歌哭之而才子情多青衫頻濕一覺夢十年未醒安知作  
者非樊川後身髯不斂詎敢從賢士大夫後與無賴東坡論真  
聲真色而樵輒倦倦弗忘漫以主客文章相問訊且於髯西邁  
後猶有什見懷因感其意而爲之序南還紀行於麗江時王子  
十月也又二年再遇於昆明湖上著作愈富情愈真境愈老雖  
骯髒磊塊之概不減疇昔然氣已平志已和其才且不可以斗

石計嗚呼論詩於吾滇石淙宏山半谷中溪亦卓卓可紀近則  
玉峰永齋月槎鶴峰以及退菴月軒夢舫蒟洲諸老輩皆不愧  
一時作者迨宿草生悲議者卽存門戶之見否則擇焉弗精語  
焉弗詳並所載之姓字里居亦舛訛而失實夫豈知吾滇之詩  
固自有巍然獨存者歟樵苦志於此三十年今幸而出宰方州  
凡所師友多海內名流知他日必有因笏巖以傳樵並因樵以  
傳笏巖者惟是康成彥方之鄉化及醜類今樵與髯猶知鄉中  
水美有處問津不可謂蒼洱無靈樵其爲髯寄語南園希於表  
章前人加之意焉慎毋於省志中空存一啓爲人所譏致金碧



山川終減色於揚州烟月也樵非逃名於空虛者髯故於其行而書此以序之

趙士麟陳翼聖同年詩序

古詩自序耳今人之爲人序詩者何多也然序者動曰三百曰性情皆紙上之陳言淺儒之活套又曰魏曰晉夫魏晉豈盡足學吾於晉獨愛陶淵明不經意而得不求法而工如承蜩弄丸郢人之運斤庖丁之解牛技也而有道焉蓋詩與六經文同文同而道無不同特律以和聲歌以永言似乎有異然易亦何嘗不間有叶韻哉若夫明良喜起之歌蕩平正直之訓何莫非詩

也奈近世士習別詩與文而二之能文者於詩則滯能詩者於文無聞猶輪人不能造弓巧人不能操斧斤以斲樞椽也又別詩文與道而二之爲文者未嘗見性爲詩者每少窮理猶學書者但矜臨摹學吟者僅想像風雲月露之觀而已知其不可乃於三百於魏晉以求法於性情以求真是徒知進乎法者之爲工而不知忘乎法者之尤工是徒知本乎性情者之爲真而不知性情而原於道者之乃真也新興陳翼聖予同年好友甲辰計偕北上予兩人並馳驅往復同旅館翼聖行萬里無一日不詩於通都大邑京邸未嘗不選妓予避門不納翼聖苦之及榜

放止予一人第絕不介意且歌且樂及讀予與宴詩曰龍方聽  
雨飛春水鳥亦銜花出上陽謁鄉房師同第詩曰不敢託言同  
進士祇今仍拜舊先生人異之翼聖獨易之旋里過涿鹿詩曰  
馬帶文陽穿樹影鳥過平野傍雲飛渡黃河詩曰千尋惡浪疑  
龍渡一葉輕舸共鳥過人異之翼聖並易之過洞庭詩曰一部  
離騷沈楚水數行螺髻隱君山人異之翼聖亦易之翼聖詩予  
倍易之兩人各不相能至言別詩曰豈是長安輕薄兒豪華意  
氣總相宜邯鄲道上追歡日鸚鵡洲前買笑時下馬便呼風旆  
酒登舟時唱竹枝詞石城此別吾無恨更羨君家有豔思蓋謂

之也乃拍掌稱奇大欣賞之豈於性情有合耶迨予宰銓曹時  
通書問聞君少吾而老矣鬚髮咸白興會大減於昔鬱鬱不舒  
獨於詩則甚富寄予求序予易之又寄求序予益易之予寄詩  
則仍易之丁丑有札讓予曰僕詩固弗佳但得志不得志山林  
廊廟不同耳何以易我予再披而讀之乃悟當年翼聖之易我  
者失意也予今日之又易翼聖者以予二十年依

輦

下所接者大人先生所偕者鳴鸞佩玉所見者禁城宮闕所遙  
目者太行滄海故其聲光自有不同翼聖嘯傲林泉所接者經  
生儒士所偕者雨笠青簑所見者危崖峭壑重淵修陂魚龍之

所都虎豹獲猱之所穴而又窮村僻壤之爲鄰田翁社父之與  
狎故多閒情逸致而又花木之秀麗蟲鳥羽毛之怪奇娟好時  
時閱之於目擊之於心故其發之爲詩歌有意無意捨法而上  
之卽片言隻句能寫不易名之狀與不易吐之情固非餽飭雕  
畫者所能彷彿其萬一也殆彭澤之流亞歟技也而進於道矣  
魏晉云乎哉然後知賢者固不可測如是走筆書此遙以報焉  
陳公名于王據序言則詩若無可觀然山林廊廟本無分歧  
玉峯所見亦屬偏枯若能真似陶彭澤又豈潘陸二謝所能  
及乎恨不與先生一爭之戊辰人日師範記

趙士麟刁仲熊梅花詩序

昔人殿最名花稱牡丹國色天香揉蕊塵而作粉柔肌膩體剪  
雲霞以成妝一捻嬌姿百花魁首號曰花王厥後著花史者目  
爲花魔以其癡肥故也謂木樨酷烈亦斥之至蓮花之解衣盤  
礴梨花桃花之放誕滑稽皆稱花俠以其氣豪也若幽蘭秋海  
棠水仙籬菊之屬命爲花隱以其神清氣馥露頰風鬟爲花中  
地行仙若梅花冰肌玉骨其品較貴人稱爲韻士爲仙友花品  
至此止矣然每見孤松著花如佛氏偶拈微笑以及柳花之蕩  
爲飛絮蕉花之秀於晴雪芍藥花之發於寒叢桐花之哀於清露蘆

花蓼花之搖曳於秋渚爲香爲非香爲色爲非色亦復爲花爲  
非花此中擬思不得著解不得吾不知其名而歸美於造化曰  
此化工之妙也以文人擬之則三都兩京太玄繁露之流濃雲  
毒霧以當牡丹木樨之氣韻若荀况管夷吾列禦寇莊周屈平  
司馬遷李白有風雨晦明震雷掣電之氣此千古大俠烈也若  
尹喜陶潛劉伶阮籍嵇康陶宏景輩負孤鶴橫空明月獨舉之  
姿可名爲隱別有一種旖旎似水仙妖冶似秋海棠冷落似菊  
者獨梅花香韻色趣古澹清芬孤迥絕倫時有流馨沁人心骨  
而去人則甚遠不似他花可以和而爲羹蒸而成露如澤雉之

不可畜乎籠中幽人之不可紆朱衣著進賢冠也名之曰仙蓋  
天都鶴馭凌虛御風彩雲雖落猶自縹緲是豈人間物哉吾友  
仲熊刁君自河陽不憚萬里遙寄梅花百韻來 京師證於予  
因請序仲熊固儒者明體達用可以善身可以輔世人也何取  
於梅而聲之詩詩且百哉或以其爲體素癯峭骨稜稜丰神清  
越而胸次矚然表裏洞徹如水晶有類於梅而咏之耶抑九躡  
鎖闈年牛百髮氤氳幽棲巖壑有薄於世之豔稱牡丹木樨濃  
桃郁李而別有所寄托耶予披而讀之如初日芙蓉天然瑩潔  
隱娘舞劍宓妃踏波有怨弗形含情未吐凌空而去環珮留響

復如寒山諸子可以脫帽露頂散髮坦然作人間散聖眼空六合氣傲千秋予以瑣瑣鷄肋屬望刁君也得無猶有蓬之心哉鮑明遠梅花詩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吝嗟庾子山樹動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杜陵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林處士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真同玉容嬌女學花弄影舉體皆真不解春思爲何物又如王謝諸少年佳時出遊自然朗雋蓋調高神王寫情於有意無意之間流韻於若遠若近之際若楊鐵崖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枝獨先天下春全無蘊藉然則百韻非化工手不能也

亦是自己說話耳然操縱在手覺滿紙烟雲倏被罡風掣去  
趙士麟劉彥敦詩序

我

國家以武功靖六合以文教興太平絃歌遍于宇內雅頌振乎厯朝八表同風三辰並曜輝哉隆矣宏惟

皇上萬幾之暇時灑宸翰宵旰之餘并及風雅臣忝賡揚之末何敢自安弁鄙每退食餘閒實亦不廢吟咏聊以寓物適情觸景抒懷而已癸酉仲夏

聖躬偶爾違和大小臣工閭左小民咸就梵宇仙觀虔禱祝釐臣恭

紀二律內有

聖王自來膺

帝眷微臣何以效愚忠一聯見者謂得風人忠厚之旨以故朝列索

看者多臣出二詩正之因以被議悞謂予少時所作豔體詩也

幸荷

聖明洞照復蒙寬宥

皇上德同天地朗並日月不獨臣一人感激零涕已也越月予鄉同

年友彥敦劉君以平日所為詩三冊寄予兼囑予序予錯愕箕

踞按劍罵曰吾以詩故幾至不測驚魂且未定何物老狂敢來

溷我吾將以劍斷之投諸火客曰勿遽試覽之訝曰此寶物非

近世靡靡之音也氣豪而神逸品雋而格超予手目之罵曰腐

儒此楚王叱咤之聲也奈何為人作說客耶擲之客取而再進

讀之漸不忍釋手披竟謝客曰非子言吾幾失之嗟嗟吾友固

豪士也三十年闊別彼此老矣心神則未之隔吾何以序即以

此弁其端可乎客曰可

此為公之變調如騎生駒下峻坂其駁駭處亦自可愛○順

治庚子科有三劉一名體宸尋甸人一名正楚雄人一名之

龍曲靖人以字釋名其為正乎書以俟考

趙士麟陳素菴文集序

世傳天下才有一石惟曹子建得八斗則才者上帝之恡惜鄭重不輕以予人而人之有之亦復不易取數多者或授之以五色之筆或滌之以西江之水咳唾皆成珠玉噴薄無非琳瑯取數少者如奇花異石尺璧小璣亦足以爲龍爲光爲珍爲寶於人間而是人者亦非頽然自傲優游坐獲而有之也當其窮居鍵戶螢火篝燈歷幾寒暑而且淪落踣躓深受怨毒然後忍而能奮奮而窮之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以觀其理察之山林谿谷鳥獸蟲魚牝牡雌雄以析其穎方之江河湖海以廓其量求之

烈風猛雨雷電霹靂以盛其氣極之帝王師相禮樂政教之大治亂興衰之數兵革刑威之用以精其要下至山經輿志方言爾雅諸子百家技藝之書以及土怪木客牛鬼蛇神恍惚誕幻駭愕之事以通其變夫而後其志定其識卓其資深其應肆於以揮翰成文矢口成什雋而能質逸而能通虛而能遠嚴而能和實而能縱矯而能純奇而能澹而又折衷於道乃吐納呼吸炳於六經披紛籠罩澤於雅頌用能揮斥屈宋冶鑄蘓李而成追琢之草若照乘連城出而明月之餘珩荆山之陪璧皆等於瓦礫矣豕陽御鹿野人陳解如予鄉同年友也性孝友姿稟

穎異於書靡所不讀善屬文喜吟咏尤工書法負才名者久甲  
辰同公車未第旋秉路南鐸教士有法後以滇阻音問罕至逆  
患既平知無恙歲甲戌令嗣仙月君來就學於辟雍予方詢乃  
翁興居而仙月零涕曰丙寅歲棄予小子逝矣予驚悼之徐出  
二編示予請予序讀之益歎野人之深於道而非尋常才士之  
比也深於道故文式典規謨詩出風入雅一片靈心三寸枯管  
遂能挾造化之奇秘蜚六詔之英聲駸駸乎上爲列星光于天  
壤而又有賢子爲其父手錄之較之編之而其父之詩與文賴  
以藏名山懸國門不致如白門柳花飄颺散佚厥考應自含笑

視世間蚩蚩之子不能讀父書一字者何如哉樂爲序之

純于空中著筆詩道之甘苦闡發盡致陳公名時沛今無有  
傳其集者雖遇賢子亦不足恃也悲哉

趙士麟張蓼懷文集序

世傳河圖洛書神龜龍馬聖人取則動地驚天然止于象數而  
無文字可知世間無文之文乃奇造也太極原于無極太音未  
始有聲禹臯稷契不聞所讀何書而典謨諸篇照耀今古六經  
經孔子刪定四子並著具有聖義真詮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  
此至文也其下則漱六藝之芳潤擷百家之英華奇麗纂組止



于舖啜殘瀆勦襲餽釘爲一種鳶肩羔膝之態此諧臣媚子尙  
可包含於治世然風斯下矣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豺聲蜂  
目之夫霸氣怒張衝突撞擊相與爲囂凌詬誶之習肆戈矛劍  
戟之鋒不知其技已出于村媪之叫罵兒童之鬪爭下而反自  
視爲豪爲奇此亂世之狂徒也甚有庸膚淺陋之子撫探險怪  
詭異之字爲艱深之詞以行其詛咒魔魅之術回遁暗昧尤妖  
孽也此三者宜殄滅之蕩滌之俾毒霧除而光明俊偉之氣昭  
我

皇上聰明天縱聖學淵深表章正學黜浮崇雅故

昭代之文清明廣大一洗從前翳蒙舊習蓋河清鳳鳴之世徵應  
炳于星日氣象光昌斯甚盛也吾鄉鶴川張子薇左甲戌公車  
來燕臺以其祖蓼懷公詩文四卷請予序公爲明萬曆癸未進  
士官御史諱宗載公嫡孫今太和廣文名重暉者其嗣君也秉  
異姿博學能文中戊午副榜乙酉鄉試會滄桑變勒授昆陽州  
守旋掛冠去就郡西山麓置漱霞山房隱居其中玄同抱璞冥  
冥蒙蒙契道無方合神不測於風窗雨几花光月影柔翰淋漓  
之際揮塵把酒亦復時時逗露毫端於筆心墨性中有逍遙廣  
莫之意鳥啼花落綠水青山可窺神理所存絕去鴉鳴魑嘯之

氛別爲鳳跂龍拏之勢浮雲無質五色具焉止水無波萬物象  
焉太虛碧落中輝平彩虹之垂天而丹霞之映水正以鉛華却  
卸益露風光以此爲山川則太行孟諸也以此爲詞賦則三百  
之流徽湘纍之遺響也以此爲傳記則逸民之別史英雄之外  
記也以此爲立言密諦則瓊笈垂芒之書龍宮半偈之文也夫  
士負經綸而遺榮脫冕於當世非山澤名賢不能服習先王而  
明道正誼此豈天荒小儒所易有哉

趙士麟管希洛時執序

今人言文動云漢矣究竟無一點漢氣猶之言書云晉矣言詩

云唐矣卒之不晉不唐則又何也曰時爲之也使我生於漢之  
時晉之時唐之時無論老師宿儒即使童子操觚亦將不漢而  
漢不晉而晉不唐而唐矣何也風氣漸之也又使我生於今之  
時目不覽漢以後之文手不書晉以降之字口不哦唐以下之  
詩而惟漢之文是覽晉之字是書唐之詩是哦則居然一漢矣  
一晉矣一唐矣而又何有今之文今之書今之詩之不古若乎  
以古文而論漢之後有晉之文矣有唐之文矣有宋與元之文  
矣維書與詩亦然風氣愈趨則愈下我生其後既有晉之文唐  
之文宋與元之文眩其目而亂其胸安得不爲之移乎其移也

勢也雖然此有說也文章至極盛時則炫爛必極炫爛極則必衰蓋勦襲餽飭之智出其中鋪綴陳腐之套掩其後於是乎有豪傑者出別具一手眼另開一面目漢後而晉之文出晉濫矣唐之文出唐濫矣宋與元之文出宋與元之不如唐者非不能也不爲也唐與晉之不如漢者亦非不能也不爲也書與詩可類推已自非然者試觀左史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賈誼之闕達董仲舒之冲暢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遠險班孟堅之宏雅尙矣魏而下韓昌黎之雄渾柳宗元之老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

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又何可少乎而動曰漢耳曰漢耳此俳優之見也匪直此也宋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純實司馬溫公之沈篤此皆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五季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強歐蘇黃其至者也若夫晚唐之萎蕭溫李之新詭盧仝之怪誕反出宋人下矣字畫程御史張伯英鍾大傅王右軍尙矣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不又可學乎若夫顏

清臣柳誠懸之遒勁李陽冰楊凝式之準繩蘓黃之沈摯蔡米之風華萃之可以厲吾氣參之可以肆吾博也是不拘一轍不蹈前人孤行已意自創一家所以可貴也而動曰漢曰晉曰唐其似者優孟之衣冠不似者已陳之芻狗也尚可言乎至於時菑始於宋盛於明禩於啟禎之末流光昌於

昭代之開闢我

皇上聰明天縱聖學淵深神武丕揚文治聿新海宇蒸蒸向風用是士子擗管覃思浚湛自爲心眼舉曩時盛稱若王若唐若瞿薛如舜華熠熠過時則歇亦勢也甲戌庶常管子希洛以梓誼持

平日所爲文菑一帙證於予且請序夫希洛吾激新興人家貧力學靜穆名通不以名噪馳芳潛修特立縛茅種竹閉戶焚香而其爲文濬發性靈高探理窟而又出之以空潔精鍊有法度不逐俗嗜如散花射石飛舞沈閱所謂別有聲光照耀天壤者也回視成宏隆嘉諸名家又不啻過之矣故予謂後世人才輩出日盛月新愈出愈奇不論古文今文未可以一格相天下士也文亦縱橫極矣有氣以行之愈堆垛愈雄厚管公名灝後官黃門癸未分房得王樓山式丹蓋亦老于文者

趙士麟馬異野孝廉文集序

予韶年應童子試於激督學按臨謁文廟旋詣明倫堂進諸生  
講書維時有躬身而前者講天命謂性章甫畢督學避席言曰  
頃承教抉性命之精蘊指慎獨之真功發位育之能事從來簡  
冊之所未載前賢之所未發不意今日而領略焉吾當北面而  
拜之非拜生也拜此微言奧義足以開啟羣蒙也生復躬身曰  
滇處天末失學無傳願請指南過譽悚惶使者曰惡是何言也  
上天生人豈分南北吾歷東西迤而見窮鄉下邑中多英偉之  
士出一語而驚人脫一稿而空後儘有老師宿儒道不出者童  
子操觚能道之若夫號爲名流淵博反以虛氣承當襲取矯飾

安有真工真用如生之默識而煥發性靈者哉生遜謝退詢之  
則新興異野馬君是後值滇亂際非其時遂隱不仕卽所居之  
桃園卜幽築室陳几設關日優游其中於經史百家之文極深  
研幾之理無不探賾鈎玄下及天文音樂字韻醫卜之書時復  
游目稍暇輿發則步龍門河曲弄潺湲歌滄浪曲徜徉於雲沙  
煙樹間倦歸則卧視世之聲利泊如也以故文宗昌黎詩摹少  
陵遠近誦之如獲異珍焉茲君之門人管庶常希洛以其集請  
予序讀之果不異昔所聞夫希洛端亮士也君取友若此吾益  
知異野不僅以詩文著其爲端人更於此必之希洛請

假歸於其行也序以寄之美異野也并以美夫學使君之有而不  
居虛而善下目不空遐荒之小儒講能取寒微之一得故曰泰  
山不辭土壤能成其高河海不絕細流能成其大使者誰楚黃  
名家何名閣中公也

鄉先輩之在 國初者王端簡公筦中樞掌會計以事功顯  
虞虞山通參供奉 內廷以筆翰顯至玉峯少宰之入佐天  
官滇之人始有談詩文于長安者乾隆辛丑夏與段可石進  
士論詩首章云當代而還論風雅騷壇吾里幾人登彥昭玉  
潤少為貴趙巨與平子鯨鏗多更能張月槎健筆終推王學

使雄才合讓李中丞永齋功開筆路誰居首金碧園前一撫  
膺金碧園少宰京師寓宅也由今觀之于文更見開闢之功  
凡所錄壽序詩文序而諸人亦因以不朽徵文考獻覽者其  
亦諒予苦心哉戊辰立春前一日

趙士麟楊正宸明經詩文序  
處要荒之絕徼當華陽之西陲歷荆楚渡沅湘跋黔陽陟牂牁  
越萬里而闢一境焉曰昆明即古滇國也風景大類吳中人呼  
小江南此造物之奇也又踰千八百里而闢一區焉曰永昌即  
明之金齒也山川佳麗士女都雅居然江左維揚此造物之奇

海島

而又奇者也其他若葉榆大理若興古曲靖若句町臨安若俞

元澂江若威楚楚雄類多勝國之所遷戎行之所遺金陵吳越

之流風餘韻漸濡者廣數百年來學校之所設聲教之所及紀

綱法度之昭垂詩書禮樂之潤澤仁漸義摩日異月新聲名文

物彬彬作大雅觀矣好事者猶撫拾楚威莊躋之餘唾蒙段交

益之殘藩中郎校尉之部署都護郡守之轄持更喜談卉衣鏤

體之風竇幪火毳之俗彝歌巴舞之陋禽語獸居之鄙於今日

猶之談荆舒於今日之湖湘言文身於今日之徐泗何止瞽而

莫觀夢中說夢耶抑見其惑矣吾生長滇中見山則太華點蒼

之聳秀金馬碧鷄之煥彩此固牟尋所嶽王褒所祀其大觀也

浸則昆池洱澤之文瀾撫仙星雲之灩澦麗水流光金江耀日

其最著也花卉則白蓮素馨杜鵑薔薇扶桑芍藥紫苑青蘭甚

則牡丹可以繫馬茉莉用以編籬木香樹上列席丈菊樓頭餐

英迺山茶則獨冠羣品叢桂三秀蔚林冬青堪娛目也若夫鼈

牛犀象猱獅巨葵孔羽珮翠鶴頂冠珠雉雉稟素鸚鵡人呼珠

樹巢珊瑚之鳥莒山來鸚鵡之吟白鵬飛空翡翠啄露其稱異

也至於天不愛寶利盡日南金沙銀鑛錫鐵銅鉛瑪瑙琥珀石

綠碧璵其常貝也猫眼鴉青殷紅鴨綠一顆巨萬數粒千金此

寶井之所出良賈之所藏也又金橘香橙蠅頭羊桃檳榔之美  
普洱之茗泄涵湧鹹於浚井採山煮水於鹽池經制定賦巨商  
擅貲四郊則邱陵墳衍原隰陂渠溝洫畷畝黍稷離離歲或三  
收沃野千里旱澇之所無患饑饉之所不臻山蔬野菓儘可充  
腸而更冬則日由南夏則日行北不暑不凍絲布單衣差足禦  
寒兼俗不習訟風素稱醇人重犯法囹圄空虛且亭臺樓閣梵  
宇仙宮五步十步照耀金紫山光水色氣象萬千流寓多齊魯  
之氓戍遣半秣陵之裔其間雖有毒獺烏鸞鳩獠峒慄惟構巢  
於崖阿結茅於山脊友麋鹿之與木石竟莫任於塵市觀邊陬

之勝跡實繁華之名區是以士生其間家不甚富絕不憂貧往  
往三五知己挈榼攜觴嘯詠遨遊流連不已玩物之情多故伏  
案之功分迨公車北上阻盤江越羅施深林密箐萬壑千巖嵩  
峻岬峽懸石危巒上若登天下若墜淵馳驅屢月一戰未勝勢  
難再舉而興闌矣此仕宦之途多塞功名之念隱消又何肯青  
燈黃卷囊螢刺股哉亦有特達之子好修之士淹博羣書探微  
洞蹟鴻文大篇驚人駭目自創一家絕無依傍然不走名不標  
榜局在方隅人鮮爲之游颺過時則歇又誰爲之表彰歟於是  
孤懷落落斃影蕭蕭英雄氣短志士腸灰切磋頓疎著述斯鮮



吾方嗟之而定遠正宸楊子璿則不然聞其天資過人一目十行數千言倚馬可待近以明經來應中翰試謁予以詩箋呈繼以文菀呈訝之草書不獨唐以下所未睹使登晉人之堂可分一座時菀如王謝子弟風流雋宕前輩大家見之未有不自笑其爲雞皮鶴髮之老翁者古文詩歌不秦不漢非晉非唐直向洪鑪大冶中融成一片別具寶光異哉楊子使其生於中土早已執牛耳升詞壇稱雄而霸奈何貿貿鬱鬱僅戀戀於五色雲連之鄉淪落不偶一第且難之雖然真修真學古貌古心如楊子其可以遏抑也哉試旣未果於其旋也序以送之且爲勸吾

里中英賢其勿以山川樓觀之美鳥獸草木之奇金錫魚鹽之利原田稼穡之豐而僅恣遊覽適意暢懷及以道途之艱遠而隳志聲氣之不廣而莫前力學不倦宜十倍於正宸而其所詣亦十倍於正宸焉吾幸矣

竟可當滇南通志序借正宸以勉旁人莫看作真贊正宸也  
○先生諸序文俱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一擒一縱無往而非現身說法知此者蓋寡哉

趙士麟吳母陳太孺人

旌節序

子自幼卽遇滇亂沙彝肆於前流氛擾於後幾二十載

王師平之吳逆復叛予時絕未見有婦人能守節者止聞瓦窰村有旌表之袁烈女云予歎曰天理民彝泯滅亦至此乎及道平

今

皇上御極三十有五年中間纔十五年耳自徵至者稱某女守貞某婦守節日盈耳他不具論卽予三黨中屈指得三四人焉予長女適李門壻鵬明經故女三十守志教子成人予憐之嘉之始知向之節者少以兵也今之節者多以時平勿患也亂而改節愈於辱身常而克守乃以遂志若吳母陳太孺人則歷始終如

一日履險夷如坦途有倍難者孺人望族也適前大司寇玉麓翁之次君名某其時亂極矣吳君少卒孺人年二十三生子純祐孺人欲從地下以孤呱呱隱忍撫之育之訓之外侮則禦之寇至則偕匿之兵迫則以死持之侵我室則力爭之奪我廬則呼籲之用是孤成業保垂三十年歲壬申孺人五十有六族黨重之鄉鄰頌之紳士欽之鵬言於有司達之上憲登之刻章

天子嘉之錫之以金表厥宅里吾激光焉夫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廬舍以爲居稻粱以爲食繒布以爲衣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難以爲治此其故何哉苟無廬舍則風雨震凌矣苟

無稻粱則道殣相望矣苟無繒布則手足皸痲矣三者猶難闕一而况於大經乎大經者何三綱之道也是故臣有二心者爲不忠子悖其父者爲不孝婦事二夫者爲失節彝倫攸斃職此之由其繫於人道之所重者何如哉孺人自少爲未亡人至今六十有二髮全白不可謂不苦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道倘無知而厥孤何以能賢三孫何以錚錚庠序能承繼簪纓之後耶此人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人盡能以孺人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主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乎奈何世降俗漓號

爲士大夫鬚髯如戟議論凌雲霄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大故狐鼠竄去往往而是較婦人女子之弗若者抑又何哉嗚呼栢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孺人竊有感焉然而君子之立志宵露處而無庇也宵凍餓而殞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故序之以勸云

先生文似撐順水船頗以游行自快第當盤渦洄湫一撇卽過雖極輕駛終無操縱倘再得沈鬱更妙然非不知乃不屑也素以道學爲宗經濟爲用詩文脫稿不復討論語云良工不眎人以璞讀書堂集皆先生之璞耳○鄉先輩之能古文

者 本朝如王檢討永齋張侍御月槎陳太守存菴何石民  
趙我軒孫南村三大令何洞虛明經較少宰公皆有剪裁而  
浩瀚之致亦覺略遜後則傅巖溪副憲周立崖廷尉錢南園  
侍御劉寄菴司馬楊栗亭孝廉闕槐村明經袁陶村學博蘓  
亭二尹董秀才勿軒萬香海藩參王大令西山皆留心此道  
者而栗亭南園尤爲不失矩則是非予一人之私言也至劉  
玉章倪蛻翁孫蠖菴錢漱石以他產籍于滇又當別論矣戊  
辰立春後一日師範手記

趙士麟楊母朱太孺人節孝序

朱母爲洱上人婦於楊以節稱云子愷中癸酉鄉試計偕至自  
滇謁予曰小子母苦節今二十五易星霜乞先生一言光影管  
予曰人臣事君子事父婦從夫皆有關於綱常名教之力而世  
多昧之然臣忠子孝在男子負血性明義禮易易耳而猶且難  
得若閨中人未必事詩書希聲譽乃當大利大害之所關反見  
之甚明處之甚裕往往足以感風雷光日月而國之四維賴之  
以張至按其節之所由成則人情歆沮危險多端幾仆而立使  
非骨堅性忍安能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乎以予觀古忠臣孝子  
要不過順其所安得吾常而止而大節烈以出蓋冰寒火熱本

性自在特依違習俗習說率多不振卽小有所立皆然况忠孝  
傷心孀魂百折羣咻羣怵艱難萬狀獨不曰餓死事極小耶母  
當于王君疾篤時矢殉所天久無生理戚屬苦詞調如皤髮人  
與此塊血肉何乃強視息值寇氛擾亂歲且侵母撫孤奉翁啖  
糠覈供堂上七筋續聲軋軋十指學如泣隨雨下匪朝夕也母  
百苦備嘗今孤幸登賢書奪赤幟於燕臺偶歸而英年負大志  
予視之奇才也每言及父背母茶淚輒盈眶精進不懈思所以  
揚名顯親者將來成就何可限量謂非節孝之報不可我

皇上以節義風天下踰年卽與旌例符所以表宅閭光邑乘耀青史

傳之奕葉輝輝乎其昌大矣孝廉每以此慰母母曰吾不能從  
汝父地下育汝養祖吾分內事安知昔人所以動風雷爭日月  
樹芳徽而植倫常者歟吾獲順其所安卽幸汝勉之勿墜家聲  
足矣予聞曰善遂序

趙士麟大學士合肥李公太夫人八表壽序

今壬申冬十二月之朔爲容翁李先生壽母瞿太夫人八表誕  
辰十月公膺枚卜參密勿母齡子貴一時並耀親心悅豫永福  
維嘉公卿大夫咸爲詩歌進觴卽兒童走卒無不道路歡呼可  
謂極人世之榮快遭逢之盛矣公以家卿入相於是銓長諸司

思壽太夫人而囑文於予以予與公比鄰子母年亦八十有九  
時時遣婢候太夫人興居故知太夫人福履甚悉也予既唯所  
屬諸君曰古人稱壽由千至萬有之乎予曰人之壽不過百年  
稱壽而至千萬者誣也魯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者謂名永  
也天地間至久遠者獨名物莫得而易之用是身修則名立名  
立則親顯今距魯幾千載而僖公有壽母繹繹不休頌所指此  
也夫持祿而養者孝未始不由祿而改戴爵而歡者榮亦可因  
爵以移是以君子抗節澡行非以市潔修詞殖學非以釣奇修  
身永名顯親是圖而已予聞太夫人端慤莊嚴蓋其天性教子

與諸孫不少假御下多慈平居練裙蔬豆恥作貴人態公時時  
進綺縠置重肉太夫人輒却之惟兢兢於慎約之道以刑家曰  
凡官之所以罕豎立鮮流音者未有不始於家人侈大而多欲  
者戒之哉公奉教唯謹立朝自翰林至台輔方廉堅直不能效  
世俗靡靡媮媮猥瑣之爲而又茫無垠堦雖滄海猶隘焉公佐  
司農時有公關權屬寮語予曰某在差獨李公門不可以私享  
某儀之及晉太宰予叨陪見公巖巖屹屹如南山當吾前介操  
執持毫無瞻徇私心謂朝有正人則人無比德安得早進

黃扉而襄

皇上太平盛治乎茲果大拜中外咸欣昔宋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  
事士大夫相與慶於朝仁宗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人望  
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公受

命日亦如之太夫人之名益以彰顯光大引而不息卽千萬年可也  
於是諸君矍然曰言壽而至千萬者如此乎予母與太夫人設  
悅同月太夫人爲朔之八日予母後一日爲朔九日太夫人由  
此更益二十年卽稱百歲人矣予母益十年亦百歲而兩老悉  
強健康和有啖桃食丹之容兼鶴翔鶴峙之狀何其幸歟公在  
銓時歸則向太夫人拜予歸亦向老母拜予戲以散衙爲散學

曰散學歸家拜母親笑而升輿天倫樂事同人羨之予得親而  
事與公同至於立德之淺深文章詞賦之爲一代宗工則又如  
銖銖黑白之不相等霄漢泥塗之相去懸殊是爲可愧也夫  
無套語無客氣故是作家本色。李公名天馥己未鴻博之  
舉一時名士之來京者多從之游如陳伽陵毛西河皆其上  
客也子孚青字丹壑十七登己未進士入詞館與制科諸老  
宿相酬唱竟以天卒人咸惜之師範記

趙士麟壽哲菴雷君序

今天下稱治安極矣東西朔南暨海隅日出之表罔不率俾奉

贊來王以故中外順軌八表雍熙儀文章度之美縉紳眈庶之  
儔彬彬焉化洽鴻流

皇上顧獨前慮先憂安不忘危材官選士冬狩春蒐緩厥武烈篤我  
純人凡大帥偏裨缺人本兵以名上雖數千里外必

召入陛見親閱其騎射詢其要害情形若力不能挽疆材不能絕  
衆口不能指陳方略則未用之是以文武兩途甲科並重吾鄉  
武舉震遠陳君與諸同舉來應今年武會試於

京師請曰父益道及予小子受恩舊矣父爲大梁守戎不幸見棄  
予小子萬里來奔得負父骸還鄉者父友今在武昌遊擊哲菴

名士後雷公之力也更憐小子幼孤無倚爲擇配延師教育不  
異所生返躬思報則無由明春乃其初度得先生一言以報德  
足矣余因憶哲菴君曩在部候推時寓於滇之會館曾見之其  
狀貌魁傑負材卓犖非常爲楚澧州人力能挽六鈞弓與  
客較射更十數耦矢連百發不少倦與之語兵略論形勢猶之  
泉涌梓荅百折不窮聞其方童亂時卽善馳騁彈射之技常引  
弓出野飛鳶走兔弗敢過其前斯固天之所建非人能也余私  
語人曰夫騏驥伏櫪則千里之能隱矣鳳凰在笈則九仞之覽  
絕矣劍神物也匿之匣中則悲鳴其精具其光完時閃閃映於



斗牛之間如雷君之才氣膽識令其仗鉞登壇韓白衛霍之業  
豈足道哉後得補今官以軍功加都督食一品俸值承平無事  
緩帶輕裘循故事供職守不得策勳於疆場垂名於竹帛恆抑  
抑焉使其遇大敵必不愛其身乃頤養而至白首吾知非君志  
也然天之佑人國也必生賢者以匡襄之其賢者必壽必康蓋  
壽則久久則練世康則定定則慮精桃李之華不踰時苑囿之  
觀也梗枿長於深山歷千載而始材

廟堂所需也君固必享遐福哉吾尤重其急友撫孤一節故樂爲序  
之

範亦重其急友撫孤一節故樂爲錄之

趙士麟李廷尊太翁壽序

吾鄉劍川之武舉祥麟李君來應辛未會試於

京父廷尊時年七十有六臨發曰吾康嘉汝此行入彀上也否可  
就部劾勞例求一命以歸勿忽祥麟奉教唯謹閱四載試冠軍  
謁予請曰小子父春秋今八十高矣擬急旋而壽之求先生一  
言以往梓里之榮也予稽人生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七十曰耄  
八十九曰耄百歲曰期頤夫人生而至耄豈易言哉當在襁褓  
無識無知能自樂其天及就外傳日有課夜有讀倚有責卽不

能如飲乳時啼笑在抱矣既冠則已有成人之道及婚配琴瑟調則宜室不調則否生子女爲人父漸累及身矣苟幸具慶當代勞否則卽承家官司之徵求戶口之繇役人事之酬酢食指之繁簡以至旱澇饑饉之洊臻兵戈刑威之荼毒啼饑號寒之艱難男婚女嫁之窘迫又或權勢豪家侵凌以相軋機械變詐萬態以顛倒百憂百感畢集以摧肝水熱火烈薰灼以煎臍迫五十而骨已銷形已委力全竭而厭人事久已無人生之樂矣六十七八十卽易得豈易度哉雖然至七十八十亦有可幸者目昏則鮮視耳聾則寡聞顏衰則人怨齒落則無爭猶之襁

褓時無識無知能樂其天焉可知生人在赤一樂當耄又一樂兩景之外爲歡無多可慨也夫可慨也夫翁則不然生平坦白爲衷樂善靡倦常勤常儉而自足草衣木食而無求施濟爲事怨尤兩忘而又明於陰陽消長之理爲人示吉精於寒燠醫藥之方爲人起疴好修補以利物能親賢以教子遂有賢子孫克恭克孝以聚慶以悅翁翁可有喜無愠而又善飯健步履由此至百年吾可爲之採左券矣然後知曰耆曰耄曰耄日期頤此自致之道而非天之所以與人也

極生人之苦趣不意從壽文中道出惟公能言之惟予能賞

之拘拘者鮮不望而却走矣。○李祥麟康熙甲子科武舉余鐸劍川六載竟未識其姓名然以一末弁能致玉峯之文而其人乃借文以傳迄今思之其得失果誰屬哉戊辰迎春歸自東郊手記于抱瓮軒時六花飛布爲咏柳絮因風之句致足樂也

蘓櫟課餘隨錄序

荔扉師君吾鄉佳公子也有夙慧石丹崖先生亟向余道其博丹崖亦彌之能文者荔扉生八歲便解詩稍長即從太翁宦遂得放舟昆明池縱覽碧雞金馬玉筍石屏之勝才益宏肆壬辰

春僕以松滋侯事謬叨投紱而荔扉一談三晝夜滾滾不休始

信名下無虛丹崖洵不石礪欺也自時厥後花光月影中荔扉石礪靡不在紫霞紅塵外荔扉石礪靡不遊如是者三載昨暮荔扉過我綠陰軒出新書一卷相示兼囑石礪敘披之覺珠玕滿目蘭麝襲衣蓋荔扉以造鳳手割今古佳製之腋而萃焉者時軒中薇芍穉子盛開幾莫辨何者爲石礪花何者爲荔扉集矣昔魏武見陳孔璋檄頭風頓止余方悶坐無聊手茲一編編中有令人破涕爲笑者令人一往情深者令人立地頓悟者令人拍案叫絕者咀含往復竟不知鬱鬱者之仇我也因嘆荔扉

去童子歲未遠卽能創千秋業落落自喜異日際風雲而奉  
簡書鴻裁妙選當必有充棟汗牛者王揚州三十六種行將復  
出矣書竟不覺浮大白者再

彭翥課餘隨錄序

枯坐荒齋對吾者晚竹數叢伴吾者殘書數種把卷倚竹此外  
無人歌哭隨之不自知其所由也適師子荔屏以課餘隨錄見  
示皆萃古今來可歌可哭者都爲一集余讀之又不知歌哭奚  
從也卷首已有硯翁序所以歎賞之者甚至翥讀之又幾不能  
歌而但有哭嗟乎翥自垂髫浪遊四方幸硯翁進而教之以獲

讀古人書漸交天下士爾時年十四耳今且悠悠三十有奇而  
少日傷心無少減有益加焉時命之飄零身世之拓落又其餘  
也庚寅與荔屏識迴視寓彌時聞荔屏毀齒能文博熟經子史  
者蓋數年今讀荔屏隨筆視與荔屏識又數年也故吾未改壯  
歲頓非目際英多駸駸日上而翥與硯翁之可傷益又甚矣然  
硯翁生平事事樂翥生平事事愁故硯翁酣于酒翥枯於淚亦  
既無可奈何則亦且從硯翁醉也荔屏奈何助我淚點乎竹林  
羈客彭翥題於醉餘燈下時中元前三日也

萬本齡二餘堂藤花詩序

嘉慶丙寅與錢芷翁同客師荔扉先生署長夏無事先生以近  
作藤花詩見示因與翁論先生詩余曰先生之詩其細而巧者  
如刻楮如鏤塵其不落聲聞俱空色相者如棘端之猴如阿脩  
羅戰於藕絲中其不必錦繡金玉而自然綺麗者如李後王之  
美人見燈燭至則閉目却步每夕必懸夜光之珠而後凝妝也  
其堂皇正大者如長樂宮之鐘鐘鐘鼓其坦易條暢控送搖曳  
如意者如燕市健兒之車車吳中蕩女之車舟此藤花三詩則  
車車車舟也然而亦鏤塵矣至其沈雄闊大也則如登太華如  
觀滄海其深心懷古也如太白之登吹臺其多情憐才也如步

兵之涕隣女其落手敏妙也如班孟之嚼墨一噴滿紙文章夫  
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乃一搖筆而四時之氣皆備焉先  
生不已移我情乎言未已客有咲于傍者曰子賢於古人矣昔  
吳質有云漢武之世文章爲盛東方枚叔尚不能持論子真賢  
于古人遠矣余應之曰子見莊子乎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  
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子曾見莊子乎翁屬爲近詩作序  
因述所見如此倘復有以余言爲否否者請問之芷汀錢先生



